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 居民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 ——兼论口述历史的建构及作用

科目编号：UASZ 3063

学生姓名：刘慧玲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呈交日期：15/4/2011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	3
第三节 研究目的.....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4
第五节 论证架构.....	6
第二章 口述历史和参议会历史的建构.....	7
第一节 口述历史的定义.....	7
第二节 口述访谈的方法步骤、整理和使用.....	10
第三节 口述历史的限制及作用.....	15
第四节 小结.....	16
第三章 参议会的形成、功能与发展.....	18
第一节 参议会的形成与功能.....	18
第二节 参议会的发展.....	22
第三节 小结.....	24
第四章 参议会组织的形式与管理.....	27
第一节 选举制度.....	27
第二节 职能与职权的运作.....	29
第三节 操作及管理状况.....	32
第五章 结论	34

第一节 研究发现.....	34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未来的研究建议.....	35
参考书目	37
附录	40
附录（一）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留院人数（1946-1959）	40
附录（二） 麻风病院社区现有人数（2010年6月3日）	40
附录（三）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办公室平面图	41
附录（四）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选举表	42
附录（五）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基本资料	43
附录（六） 陈兴笔录稿	44
i. 陈兴——（编码：访问次数）/（012:001）	44
ii. 陈兴——（012:002）	49
iii. 陈兴——（012:003）	54
iv. 陈兴——（012:004）	58
附录（七） 梁志君笔录稿	65
i. 梁志君——（编码：访问次数）/（025:001）	65
ii. 梁志君——（025:002）	71
iii. 梁志君——（025:003）	76
iv. 梁志君——（025:004）	82

题目

论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
——兼论口述历史的建构及作用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8AAB03731

日期：15/4/2011

摘要

本论文主要是研究马来西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在历史变迁下，由于麻风病院社区缺乏有关资料方面的记录。因此笔者将通过口述历史的建构及作用来完成本论文所要探讨的议题。其次笔者也将仅有的文献以加强本文的论证。

在公元前 1550 年代就出现类似麻风病的记录，而麻风病是当时一个无法获得医疗的传染病。一旦患上此病者就像是一种被诅咒的命运，病患者都将承受极大的痛苦与社会的排斥。由于此病无法被医治，当时病患有增无减的情况。而病患者也将被迫与社会隔离，因此患者都将会被送入麻风病院。而现今在马来西亚存有的麻风病院也就是双溪毛糯麻风病院。

由于人口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人们也不敢亲近此地方及病患者。在 1946 年便成立了病人理事会后来更名为双溪毛糯参议会简称为“参议会”。参议会的形成是为了让病人有一个统一的机构代表病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医药人员的不足所以需要靠病人们来协助管理。参议会的成立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与对病患者不少的贡献。

参议会的形成与发展，背后肯定拥有一个完善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来操作。由于参议会的形成是代表病人的一个机构，所以参议会的职能与职权都是病患者来执行。此目的也是让病院能够有条理的操作，同时也是让留院者有个适当的管道来提出或协助个人问题。此外也是代表留院者与院长沟通方式。

麻风病在 80 年代初期正式拥有全面的控制药物，因此麻风病患者也逐渐的减少。此疾病也不再是患者的悲惨命运，并且不再受麻风病所困。总留院者人数从高达二千人以上逐渐的降至二百人。人口逐渐的衰老，也意味着麻风病院将走入历史。这种的情形同时也意味着参议会的发展也逐步的走向倒退的现象。

本论文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此课题的研究。此研究的成果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在麻风病院还没真正走入历史的前夕，笔者还能够亲自通过口述历史方法得取第一手资料及能在现有文献中无法获取的资料甚至是不知道的一些事件。此外这方面研究的价值意义同时也为将来研究界做出贡献。

关键词：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口述历史

致谢

本论文能顺利地完成，要感谢许多人。首先，致万分感谢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老师。在撰写论文的前夕带笔者与两位同学到达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了解社区与认识留院者。在口述历史访问过程笔者很高兴老师给予笔者一个机会亲身经历访谈。同时老师也教导与提供方向让笔者能够掌握访谈过程。这都是在课业上无法获取的知识。另一方面，在撰写论文时，老师提供笔者许多的建议与明确的论文方向。让笔者成功顺利的完成。

其次，笔者在此也要感谢麻风病院参议会的主席陈兴与秘书梁志君。他们很乐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分享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愿意分享他们对参议会社区、组织所了解的形成与发展等。同时是要感谢秘书慷慨的提供昔日旧照及有关参议会的一些资料。

最后，笔者要感谢一路走来支持与相助的家人与身旁朋友们。感谢家人默默地鼓励与精神上的支持是笔者最大的动力。笔者希望能尽我所能达到最好，不辜负家人的期望。同时也感谢身旁的朋友们给予一些建议与互相的为对方加油打气。在此，致万分感谢所有协助笔者的你们！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本论文所研究的背景则重于马来西亚麻风病院社区里的居民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为了更加了解麻风病这悠久的祸患，笔者则将从麻风病最早的源头说起麻风病的缘由、麻风病院社区的成立以及后来双溪毛糯麻风病院议会简称“参议会”如何的出现。

麻风病的背景是人类史上最早的灾祸之一。它的起因一直都没有获得科学证明，直至 1873 年韩森医生（Dr Gerhard Hansen）发现了 *Mycobacterium leprea* 的病菌，因此它也被称为韩森病症。这种病菌是可以经由未治疗的病患的唾液所传染，但是它是不容易被散播的。只有那些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病患，在与正常人长时间亲密接触时才可能转染他人。得了这种疾病时，它会逐渐侵害患者的外围神经系统和皮肤，到了末期甚至会引起残缺或毁容的现象。对非专业者而言，麻风病可被分为两大类，即结节型麻风（Lepromatous）和结核节状型麻风（Tuberculoid）。¹麻风病患最常见的后遗症便是“手指弯曲”和“吊脚”；此外严重的会鼻陷眼瞎、骨破皮烂等病状。对患者而言，他们不只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还需面对社会上的歧视眼光和排斥，这种打击也造成他们心灵上严重的创伤。麻风病的严重转染和社会偏见大概是早期麻风病被隔离的主要原因。

¹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雪兰莪：马华梳邦区会，2006 年 7 月初版，页 3。

1930年8月15日成立的双溪毛糯疗养院则是英联邦中最大且最现代化的麻风病疗养院。莱利医生（Dr Gordon A. Ryrie）是疗养院第一位全职的医药监督，他是负责发展及扩展等事宜的灵魂人物。²不过当时的收容所并不是完全属于麻风病患者的地方，一部分则是专门安置失明及残障人士。由于双溪毛糯疗养院日渐拥挤，原先安置失明及残障人士被转至他处，之后把所有麻风病患者转移到此处。双溪毛糯疗养院于1965年被改名为“双溪毛糯麻疯病院”（Sungai Buloh Leprosarium），而在1969年则正式命名为“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Pusat Kawalan Kusta Negara）。³麻风病院的设立提供了较理想的居住、管理和医疗环境。此地方就变成了麻风病患者安居乐业的唯一一个不被人们排斥的好地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占地570英亩，为世界第二大麻风病院及英联邦国家最大麻风病院。⁴在双溪毛糯里就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社区，里面的设备如医院、供病人住宿的小屋、社交俱乐部、咖啡店、杂货店、会馆、改良所、学校、戏院、邮政局、警察局、监狱、宗教膜拜场所等等的基本设备可说是相当的完善齐全。而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的出现是在战后，即1946年由代表战时英国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的马修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H. Mathews）推动成立，称为The Sungai Buloh Settlement Council，并且在社区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下注册。⁵原先的参议会名称是为病人理事会（Patients' Council），参议会这名称是后来才更改的。而这个组织的马来名称即Majlis

²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10。

³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12。

⁴ 陈慧思 著：〈内阁放弃保留麻风病院东院？反对拆除者促政府坦诚公告〉，《独立新闻在线》，2007年10月8日。

⁵ 陈亚才：〈告别古老诅咒 开创新生希望——麻风病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简介〉，《民心》（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堂讯），2007年12月，页115-116。

Penempatan Sungai Buloh。参议会是一个代表病人和院民的组织，成立的宗旨是照顾院民的福利及推动院民的各种活动。因为医院一直以来都是人手缺乏，只有在医药方面得到关注。另一方面，从战后起直到五零年代病患人数一直持续的增加到二千四百人左右。因此参议会的出现是让留院者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及福利不管在经济上、生活上的需要能够同时得到关注。

第二节 研究动机

本文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投入的研究者不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历史研究其实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很多研究领域有待开拓。本文研究则选择从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的角度切入，一来是研究这方面问题未达到成熟的领域，二来该理论及口述历史方法也适于解答笔者关心的议题。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少人关注。在马来西亚里似乎在年轻的一代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麻风病，在还没选择这个课题做研究之前笔者也同样的不了解。少人关注的众大原因是因为综合药物疗法（Multi Drug Therapy-MDT）在 1988 年已经获得全面采用来治疗麻风病患者。MDT 综合氨苯口——Dapsone、甲口利福霉素——Rifampicin 和氨苯吩口——Clofazimine 三种药物，成为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⁶麻风病已能够获得全面的控制，而且新的病例也不用再送到双溪毛糯接受治疗。因此直到至今也越来越少学者关注与关心此课题。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研究为何会让学者莫不关注？未来的麻风病院与参议会又会如何的发展？社区的变化是否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人口逐渐减少，未

⁶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43。

来的参议会是否还能保存？麻风病院这片土地将来是否会作为文化遗存的地方吗？麻风病院的时局变化、个人的研究兴趣及问题意识，都促成笔者的研究动机。

第三节 研究目的

本论文将透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对麻风病院社区历史更深入的了解。口述历史对麻风病院的长期目的来说，为社区建立一个文史档案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者或教育工作者提供历史文献资料。而在短期的目的来说，口述历史也发挥到基本作用即以居民的认识，收集文物如旧照片、实物等、记录居民的生活故事及记录个人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其宗旨也保存了社区精神文化层面的社区历史。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能增加麻风病院社区里的参议会研究成果，并用口述历史的建构及作用，爬梳参议会的历史脉络。与此希望让更多学者阅读了这篇文章后，能够更加了解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里参议会的整个形成与发展。此外也通过这份文章了解病患者如何操作整个组织的运作过程。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两种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现有的文献资料为主，并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搜集有关资料为辅进行论证分析。笔者将现有的文献做考究整理，文献考究的整理就是把有关学者对麻风病与参议会社区的研究成果书籍进行梳理和归

纳，并整理出所要的内容。例如第一章探讨麻风病、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与参议会的背景，本文将拿学者所研究的文献与有关资料来做论据，让其内容能够更加扎实、可靠。在第二章里，笔者将引用一些理论的书籍来论证，并结合访谈的形式来论证文章。在第三章里，将通过现有的文献与访谈的资料作出整理，再加以研究、分析及论述参议会的形成、功能与发展。第四章，同样也是引用文献与访谈的形式论述但则重于参议会组织的形式与管理。最后再为本论文做一个总结。

在搜集文献资料时，难免会出现资料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关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与参议会的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搜集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通过访谈的方式，以获取无法从文献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访谈既是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人际互动形式、是其中一个资料的基本收集方法，同时也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⁷在社会本质层面，这还是一种知识建构的过程。乃是一般社会大众，针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交流与互动的过程。

本文研究的对象在地域上主要圈定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的范围内。在主体内容上主要研究对象是麻风病院参议会的执行人员，即目前现任的参议会主席陈兴先生及秘书梁志君先生为主线。皆在从参议会本身史论的视角来探讨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期间也应用其它访谈对象的资料做为本文的论证。

⁷ 杨祥银 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5。

第五节 论证架构

第一章中，笔者将在第一节叙述问题意识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和组织的研究背景的由来；第二节则述说研究动机；第三节则说明研究目的；第四节以现有的文献作出探讨及进行深度访谈的形式搜集有关资料说明研究方法与所研究的对象。第五节说明论证架构。

第二章题为[口述历史和参议会历史的建构]，第一节以西方的理论书籍论述口述历史研究概况以便更了解什么是口述历史；第二节说明口述历史应用的方法与口述资料如何整理、使用；第三节论述口述历史的限制和作用；第四节以小结作为本章的一个总概括。

第三章是以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的形成、功能与发展的角度，述说参议会的起承转合，笔者将之分成三节来叙述，第一节谈论参议会是在什么情况下所产生的与参议会所扮演的功能；接着，第二节则谈论参议会的发展及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最后在第三节里将以小结来概括本章的一个小总结。

第四章以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组织的形式与管理来论述，第一节谈论参议会里是如何进行选举及其制度；第二节则谈论每个职员在参议会所扮演的职能与他们应用职权来运作事务；以及第三节参议会里操作与管理的状况。

第五章结论中则论述本文研究后所得到的发现及第二节笔者将提出研究的一些限制与未来的研究建议。

第二章 口述历史和参议会历史的建构

本章所要谈论什么是口述历史？如何以口述历史方法来建构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的历史。接着再将收集后的口述资料有条理的整理与归纳及使用。最后再提出口述历史对建构参议会历史的限制及作用。同时将为本章做出一个小结。

第一节 口述历史的定义

所谓口述历史，就是一种通过传统的笔录或是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结合使用的方法，主要内容记录当事人经历的历史事件或本身亲自目睹的回忆来作为记录而保存的口述凭证（oral testimony）。而“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记载：“1984 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开始记录美国生活中显要人物的回忆，从那时起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⁸然而，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在整个口述历史学界直到至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争论。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⁹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他的口述历史专著中有一段论述：“简单的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

⁸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1988, p.59.

⁹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p.40.

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¹⁰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¹¹

一般人都认为历史大都是由官方资料辅助再现，而且官方的资料收集是经过历史学家按门别类并有凭有据的处理好，可靠性是相当的高。但是这些官方资料所缺乏的就是一些对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在底层的普遍人们的一些历史与经验等抒写。然而口述历史的研究恰好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这些缺失。透过口述历史正好能反映一个人的生平阅历、生活经验、感情世界等的记录，它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当受访者接受了采访者的访问时这已见证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及经历各种历史事件，采访者将访谈过程中的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成了口述历史的第一手重要资料。而口述历史的的目的即是要重建受访者人生的经验与历史，重建已经过去的声音、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同时也透过受访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历史经验，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

口述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怀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既了解过去被忽略的人、事、物之间的丰富关联。口述历史研究一般具有以下五个特点¹²：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达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基本联系；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单纯地解释历史；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口述方法是要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的规范程序；四口述史的研究工作

¹⁰ [美]唐纳德·里奇 著，[中国]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Doing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 Donald A. Ritch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页2。

¹¹ 转引自：杨祥银 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页5-6。

¹²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5。

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五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富有现代性格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上层的话语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综合来看，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上占了极重要的位置。

口述历史对于麻风病院社区来说占据了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口述历史的功用也是弥补麻风病院社区历史的事件。这是由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的现有的文献仅有 Mr A. Joshua-Raghavar 撰写的《麻风病在马来西亚——过去、现在与未来》¹³、黄秋燕与彭秋霞的《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等较少的一些文献。因此需通过口述史学的方法，它能够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遍人们生活上的经历等，一些没有被文字记载的空白，都能应用口述历史方式来弥补其不足之处。除了填补记载的空白以外，它也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如此一来得到的口述凭证便可以与原先的书面资料相互佐证，让证据显得更加确实。当然，口述历史的方式并不能确保得来的口述凭证准确无疑，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可能。另一方面，借助于口述历史采访方面探索一些过去完全没有被记载的诸多历史事件，如社区活动、组织性质、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妇女儿童状况等等。由此可见，罗纳德·格里（Ronald J. Grele）在给口述史学下定义时曾经说：“口述史学是亲眼看到并参加过去事件中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¹⁴这的确在访问时能体会到的一种经历。参议会口述历史采访也正是受访者亲身经历的条件下而进行访谈。

¹³ Joshua-Raghavar, *Leprosy In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tu Tiga: Montfort Boys Town Printing Department, 1983.

¹⁴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p.63.

由此可见，口述历史的研究在现今人文社科领域中已经显得日益重要，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或研究学者用来建构个人生活历史、情感记忆、社区历史和群体记忆的基本方法。显然的口述历史研究凸现出一定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

第二节 口述访谈的方法步骤、整理和使用

在有关口述史研究的领域当中，访谈乃是口述史资料的其中一个基本收集方法。本文将透过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口述历史在 2007 年计划下的“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进行访谈工作。访谈过程一般包括准备访谈、执行访谈、结束访谈三个阶段。最后再将访谈后的资料进行整理与使用。

准备访谈阶段基本涉及几个方面来论述。在还未进行访谈前采访者需对口述历史访谈技巧有所掌握，因为它是口述史学研究的最关键程序。同时采访者也需对将要访谈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及认识，背景研究也是成功访谈的关键之一。接着通过人际关系和社区的互动寻找访谈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此论文访谈的对象是透过曾维龙在“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的计划带领下认识他们即是参议会现任主席陈兴与现任秘书梁志君。本文之所以会选出陈兴与梁志君作为本文的访谈对象，因为他们本身是担任参议会的主席和秘书，透过“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的计划下获取有关参议会的资料。目前他们是操作参议会的核心人物，他们足以参与者的身份见证参议会的历史发展。参议会作为该社区居民自主性很强的组织，有它自身的存在意义，却没有相关文字的整理。因而借此机会通过访谈方法来了解参议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将以简单的初步访谈，与受访者建立良好关系和一些了解并且约定下次正式访谈的时间。对整个访谈建立了一个大概的基础后，进一步就应该准备如何设置问题的方面。一

般设置问题的方法可分为六种：定位性问题、共同性问题、特定性问题、闭锁式问题、自由阐发性问题和领导性问题。¹⁵定位性问题是进入真正交流的前奏，包括受访者的个人资料、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共同性问题是项目主题的需要，类似这类型的问题可向多位的受访者提出，这不仅能搜集来自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同时也可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做出比较并互相印证叙述的真实性，这类似的问题也成为集体的共同记忆。所谓特定性问题是获得每位受访者的独特信息，在意义上每位访谈中不会出现完全相同的问题，就如每个人所遭遇的经历都不一样。闭锁式问题则是指某些仅仅需要做出简短回答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时间、地点、数字等的回答。访谈中用得最普遍的是自由阐发性的问题，它能够让受访者在回忆和叙述时享有充分的自由权，让受访者最大限度地讲出他认为与主题相关的信息。最后领导性的问题是访谈过程中最忌讳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类型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受访者的回答倾向，甚至会改变受访者的本来意图。因此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避免加入个人观点和对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的设置只是为访谈时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架构，在访谈中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来的设置进行。在准备访谈前的最后一项就是设备的方面需要完善。对于一项完整的口述历史项目来说，所需的设备包括录音机和摄影机。同时在访谈前需确保检查录音机和摄影机的操作性及足够的电量，以免在访谈中出现问题造成访谈中断甚至影响受访者叙述的情绪或是在最后时才发现没有录到访谈中的记录等。

第二个阶段，执行访谈是口述历史访谈中的实际阶段。它记录受访者的个人回忆和内心感受。设备的放置是执行访谈中相当重要的一项环节也是最简单

¹⁵ 杨祥银 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页 52。

的步骤。录音机应该放置在比较靠近受访者的距离同时也是采访者能清楚地看见录音机的操作地方。靠近受访者的原因是能够清晰的听见受访者的声音作为保存；在采访者的视线是因为要定时地检查录音机的操作是否正常运作。摄影机放置的视角应该清楚地看见受访者的地方。这是因为受访者在访谈中难免会显露出各种内心表情或激动的情绪。这也只有透过摄影机画面才能看见到受访者的表情和举动等。每当在进行正式访谈前夕，采访者需以简单的基本资料步骤讲述受访者编码、受访者姓名、采访者姓名、记录者姓名、访问次数、日期、时间与地点的交代。这项的步骤方便为以后研究者或翻查时容易的寻找。接着就开始进入口述访谈，而口述访谈的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式，所以访谈的类型可以是相当多元的，如非结构式访谈、结构式非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等等。众多的方式可以依据口述历史研究主题而选择不同的访谈方法。换句话说，一个完整的访谈结合了不同的访谈方式来进行叙述历史事件。在初步访谈时通常都是以一种非结构式访谈来进行访问，这种非正式访谈并没有固定的问题作为访谈指引，不需要预先设计标准化的访谈大纲。接着第一次的结构式访谈时，将以正式访谈作为访谈的开始。结构式访谈，指的是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运用一系列预先设定的结构式的问题，进行资料收集的工作。¹⁶结构式访谈同时也可以应用半结构式的访谈，这种半结构式访谈，是介于结构式与非结构式访谈的一种资料收集方式。¹⁷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采访者不必根据访谈大纲的顺序来进行访问，但在访谈前还是应当根据研究的问题与目的，设计访问大纲作为访谈时的指导方针。多次的访谈后，也就进入较为深入的研究访谈，同时也是访谈的核心。深度访谈法，又简称“深访”，是在自然情境下，

¹⁶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99。

¹⁷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107。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双向的互动过程，收集有关口语与非口语的信息，以便深入的、全面的理解被研究的对象与现象。¹⁸深度访谈目的在于取得正确的资讯或了解访谈对象其真实世界的看法、态度与感受。试图从受访者身上得到正确而更深入的资料与讯息。为此，深度访谈可视为是一种深度的对话历程，在这种双向交流互动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

在访谈接近一个小时左右或见受访者开始出现疲累的状况，也就进入第三阶段结束访谈。结束访谈并不是迅速的结束，这对受访者来说是不礼貌的行为。采访者需以闲聊的话题来结束，这可避免受访者可能还未说完的故事等。在每一次的结束访谈前夕，报告结束时间来做为访谈的结束。在第一次口述访谈结束后时将给受访者一封简短的感谢信与一份授权协议书。感谢信是表示感激受访者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进行访谈。而授权协议书是确保访问过程中，受访者所透入的事件的真实性以及让双方对口述访谈的内容能得到一种保障。

通过三个口述历史方法的阶段后，将所有的口语资料转换成文字资料，最后再将口述资料做出整理、分析与诠释。从口语资料转换成文字资料，这是最基本的整理口述资料方法。在进行口述资料诠释前，进一步整理、归纳是要求证口述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口述历史的特性：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史家保存访谈的录音带和抄本，为的是尽量保留访谈记录的完整、真实和可信度。¹⁹在访谈记录的形式主要是以录音、录影记录和文字记录，对于录音记录目的是要将声音逐字逐句地转换成文字。而文字记录则是在访谈结束后马上将重点

¹⁸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113。

¹⁹ [美]唐纳德·里奇 著，[中国]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页 9。

的资料概括地进行整理和补充，以免时间过长而遗忘。这个好处同时也方便下一次继续作访谈时回忆之前曾经提问过的问题与内容再做充斥的准备。所以，口述资料的初步整理即是质性资料梳理和分析最初步、最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影响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及资料的分析质量。²⁰换句话说，口述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即是建立在对资料初步整理的基础上。

处理成的文字稿，事实上它只是基本访谈中的原始资料。而使用口述资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其他文献史料的互证。对此，著名的口述史家唐德刚评论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²¹由此可见，寻找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的一项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受访者都可能受到记忆能力的限制，回忆过程可能对原始经验产生扭曲或误解。²²因此，研究者必须找出可用的资料来印证文字与口述两种历史证据。如果口述与文字内容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那么就应该更深入地挖掘，以便决定哪一方更加准确性。所以口述研究最好方法与其他的研究成果合并使用，才能对研究的现象与事件做出较为准确地诠释。同时能降低口述史本身在研究运用中的缺点及限制，并且提升研究的品质及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在访问参议会时笔者同时也参考很多有关参议会的一些书籍与史料，确保研究议题能更加的准确与确实。

²⁰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140。

²¹ 唐德刚 著：《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 2。

²² 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155。

总而言之，口述历史访谈和资料的整理是一项既费时间又费精力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同时能让社会或研究界里提供一个很好的文献使用与了解过去的历史事件。

第三节 口述历史的限制及作用

口述访谈是一种历史再现的方法，收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受访者对事件偏差的现象。因此口述资料的应用应该多加注意其方法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同时有必要鉴别史料是否客观真实。对口述者提供偏误材料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一般有三种：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口述者有意作伪；口述人主观认为是历史事实。²³正如使用口述方法研究中国知青史颇有收获的刘小萌先生所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²⁴在笔者访问参议会理事的过程中难免也出现过受访者对时间、数据的差距问题。

另一方面的问题，通常在口述资料将要转换成文字符号资料的过程，难免会造成许多口述史信息的流失问题。口述访谈时所应用的口语方式，往往可以比较充分地显示出受访者对不同层面的问题提出各类看法的语气。可是，当口语资料被整理成文字后，其中的话语信息或句子的不完整性、跳跃性就会大量的减少，随之转换成一种比较正式的文本信息。这种转换的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失去了受访者的情感与情绪，但另一方面是为了其他使用的学者能够轻易的了解访谈的内容。

²³李向平、魏扬波 著：《口述史研究方法》，页 66。

²⁴刘小萌 著：《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13。

文献上资料是其中一个受到巨大的限制。在收集资料的方面，往往都出现书籍的缺乏，文件的消失状况等。由于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的研究界里是一项极少学者研究的课题，因此关于一些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的历史资料即是少之又少。访谈时往往也会出现一些限制，在访谈中某些受访者会对某些话题有所保留。这可能是受访者不愿意提起往事的伤心事件，另一方面认为不方便透入的一些私人话题及一些公关文件等。

虽然口述历史有种种的问题与限制，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口述历史也起着一些作用。研究者能确切了解史事的真相，以及当事人的感受。同时口述历史可以说蕴含着独特的史料整理与书写模式。口述历史不仅仅只是搜集资料、保存史料的责任，同时也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目标与价值期望，是希望透过访谈过程获取受访者的个人历史记忆，从中建立起历史的整体感。以及共同建构出一个属于当下的、地方的特殊历史面貌。

第四节 小结

口述历史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出现了不少研究者的争论。每位学者对口述历史的定义都有一定的理论。口述历史之所以会被广泛的被应用直至今今，那都是它能弥补文献上所缺少的资料。口述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怀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能为历史再现的一种史料。口述历史之为重要那是因为它是一手较为可靠的史料。它是受访者亲身经历后重新再述说自己的经验，那无疑是一个真实性的资料。

透过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口述历史计划，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是一个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与此，口述历史从语言转变成文字后才能简单的被应用在学术研究上。因此口述历史访谈过程可为是相当重要的过程。在进行口述历史时笔者结合参议会历史的主题来进行访谈，而作为受访者同时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受访者必须是非常了解及亲身经历过的事件，那他才能将参议会的历史的种种事件能重新生动的再现，正如笔者访问的陈兴与梁志君。

口述历史能结合参议会历史作为访谈之一，它无疑需要深度了解参议会历史的受访者结合进行访谈，同时也必须对参议会基本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的采访者。在访谈时才能顺利及更生动的述说参议会历史。

第三章 参议会的形成、功能与发展

本章所探讨的是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在什么情况下形成及其功能为留院者带来什么福利。参议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何变化与影响。最后再以小结作为此章的概括探讨出参议会和社区未来发展将面临的一些问题及留院者将如何看待此问题。

第一节 参议会的形成与功能

早期 1946 年，参议会命名为病人理事会（Patients' Council）在战后英国军事政府时期成立，它是属于一个半官方色彩的风纪组织。这个组织由一般民众接掌医药监督职务后，含有官方色彩的风纪也就逐渐的消失了。当时的礼地医生（Dr K.M. Reddy）了解到理事会能带动病人参与活动的风气及帮助病院减轻人手不足的问题，礼地医生在 1957 年 4 月接任医药监督后，随即帮助病人理事会复会。在访问陈兴即现任参议会的主席，参议会是在 1957 年成立，国家独立的时候。²⁵这也足以证明参议会真正的形成是在国家独立后开始盛行及发展。病人理事会后来更名为双溪毛糯地方参议会（Sungai Buloh Settlement Council），在社团条款下注册。²⁶

病人理事会复会更名为双溪毛糯地方参议会的原因，即是由礼地医生所发起的。在访谈杨娘金过程中曾诉说礼地医生认为病人要有一个团体，有什么问题才可以向政府要求。²⁷另一方面参议会成立的原因，陈兴认为：“那时这没机构代表所有病人，分开各宗教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参议会希望每个人

²⁵ 陈兴，录音编码 012: 003，双溪毛糯麻风病院静修院，2010 年 10 月 08 日。

²⁶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64。

²⁷ 杨娘金，录音编码 002: 001，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中院 504，2008 年 03 月 08 日。

都有一个代表机构，所以就组成一个参议会。”²⁸梁志君即参议会现任秘书也述说：参议会的成立是因为医药人员只有两三个、病人两千多需要人来管理。有什么事可以帮病人解决，有什么麻烦可以通过议会跟院方通话。²⁹

参议会的形成背后的支持者也是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般民众还对麻风病仍是存有偏见的年代，马来西亚麻风病救济协会（Malaysia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MaLRA）就致力于为病人向外界争取救援。MaLRA 成立于 1959 年，其目的是提供病患、康复病患和其家人在治疗期间的复健协助与之后的生活救济。丹斯里陈东海（Tan Sri T.H. Tan），是马来西亚麻风病救济会的第一任主席。³⁰这个组织不仅提供资金协助参议会处理病人的所需，并且也为康复患病提供一个重新就业机会。

参议会成立以来，在功能上对留院者带来不少福利。礼地医生在接任医药监督后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康复计划。他透过参议会，在麻风病院里提倡园艺活动，并且亲自带领“自行清理环境”（gotong-royong）计划，同时也和留院者一起工作。东院的陈东海公园（T.H. Tan Park）（以 MaLRA 的第一任主席命名），就是礼地医生计划的成果之一。³¹之后他也鼓励留院者在自家 [屋仔] 前的花园种植花卉植物，以赚取额外收入。这些园艺后来也吸引了不少观光顾客前来购买。花圃的生意已成了麻风病院里的其中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空地种满了花卉植物，留院者仍然还是要寻找其他的事业来谋生。但在 50 到 60 年代，一般社会对麻风病仍然还存有偏见，对

²⁸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双溪毛糯麻风病院静修院，2010 年 10 月 09 日。

²⁹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2，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中院 295，2010 年 10 月 7 日。

³⁰ J.J. Raj, “Birth of MaLRA Sungai Buloh”, *Struggle to Overcome Prejudice Against Leprosy A Malaysian Success Story*, Malaysi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2010, p.42.

³¹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123。

于那些已复原的麻风病患者想要找得到工作还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再加上患者本身还缺乏自信心。其中一项成功的尝试是麻风病院外十五公里处的甲洞（Kepong）森林局雇用了三十位四肢健全的康复患者。³²特拉维斯学校也教导一些年轻病患进行离院后的就职准备方面的练习。1956年起，一些离校就业者接受了助理护士的训练，并加入医院的医疗团队。³³此外，附近的家禽饲养场和木工工厂等也聘请了许多康复患者。康复计划系列为病患者带来了就业机会同时也为他们在工作或生活上建立了不少的信心。

对于留院者的福利，参议会和 MaLRA 及社会福利部门也有密切业务往来。参议会每个月将会收到 RM2000 的赠款，是由 MaLRA 和一些公众慷慨的捐款。³⁴参议会每个月将会把收到的赠款，发给较为贫困的留院者 RM20 至 RM30 当作救济金。据其中一名留院者林月娥也指出参议会每个月的月头都会给病患每人 RM20 作为补贴。³⁵除了 MaLRA 和参议会以外，政府社会福利部派来的官员也为留院者做了许多事。他们协助留院者申请人工义肢、轮椅和手术费用等，以及申请教育补助金，让留院者的小孩能够继续升学。

90 年代开始麻风病院被视为开放区，同时也逐渐被外界的热心人士关注经常有团体主动向参议会的负责人要求到病院里帮助与关心留院者。慈善机构、狮子协会、宗教组织等都会定期来病院拜访。³⁶这些热心人士通常都会在假日期间前来麻风病院为病患做义工服务与留院者闲聊等，让每个病患能感受到自

³²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125。

³³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125。

³⁴Setiausaha Keharmat, “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 见于附录（五）。

³⁵林月娥，录音编码 017:005，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中院 311，2010 年 10 月 07 日。

³⁶Setiausaha Keharmat, “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 见于附录（五）。

已不再是被人们歧视或忽略的患者。慈济功德会自从一九九三年首次参访帮风病院，从此便定期到此拜访。³⁷他们每一次的来访都会分发一些日常用品给老人家，并且帮忙他们做些琐事，如除草、修理、春节大扫除等，同时也陪伴他们聊天。

此外，在佳节期间如：华人农历新年、端午节、中秋节、圣诞节等各团体通常也会举办一些活动。陈兴指出：每年院内都会有活动，由外人联络办活动包销，有唱歌、做戏等，院内外的人一起参与。新年时也会有人来拜年，狮子会每年都会来，外面的人都会煮些食物带来给病人享用，病人们都会很开心。

³⁸梁志君述说在新年期间或中秋节时‘慈济’及一些团体等会来这里为留院者表演一些节目或中秋节时提灯笼放孔明灯等让留院者感受佳节气氛。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慷慨人士都会乐捐或是赞助基金。陈兴指出：“TOTO 是马票的，每年赞助五千块，云顶林梧桐的社团也会帮忙，星洲报馆也会救济参议会。”³⁹除了大型有限公司、团体的赞助以外，也有些会馆同样慷慨的赞助如，茶阳两馆于新春来临“我馆慈善教育委员会特发助五百零吉为该院全体华裔病人新年红包。”⁴⁰这些乐捐的钱据陈兴指出：“固定节日，华人的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就派一点钱给他们，最少每人派 RM20，收集多少钱就派多少钱。”⁴¹

³⁷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117。

³⁸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1，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2010年06月29日。

³⁹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⁴⁰ 丘启方 主编：《雪隆茶阳（大埔）会馆 125 周年/茶阳回春馆 124 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学隆大埔茶阳会馆出版，2002年11月，页 119。

⁴¹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参议会的形成与所执行的功能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在福利上或任何方面都为留院者处处着想。善心人士的乐捐与 MaRLA 的基金都是属于每一位留院者能享有的福利，在佳节期间留院者都会带着笑容期待当天的来临，因为他们不只在经济上能获得满足而且在佳节期间的一些特别活动也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第二节 参议会的发展

早期从 1946 年病人理事会既现今的双溪毛糯地方参议会成立起，麻风病救济协会对麻风病院带来了不少贡献。在 MaLRA 成立第一年，已获得来自社会福利彩票局的 RM150 000 的资金建立一所影院/社区礼堂。⁴²社区的民众会堂（Dewan Orang Ramai）是在 1959 年 7 月 9 日由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Al-Haj）主持开幕启用仪式。⁴³社区礼堂内设有参议会办公室，会议室、新的电影萤幕及放影机。杨娘金，留院者指出，“邵氏（SHAW BROTHER）报效一星期两场的电影，为了给病人看戏。”⁴⁴社区礼堂内备有风扇及公厕，留院者可以更舒服地观赏电影。从此之后，也解决雨天时留院者在户外的大草场观看电影的烦恼。除了每晚播放电影之外，在下午时礼堂也用来打羽球、乒乓等室内运动。礼堂的用途也包括留院者社交活动、锦标赛场地、留院者之婚宴场地及当年留宿者与离院者病童的年度同窗聚会场所。

⁴² J.J. Raj, “Birth of MaLRA Sungai Buloh”, *Struggle to Overcome Prejudice Against Leprosy A Malaysian Success Story*, Malaysi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2010, p.42.

⁴³ 陈亚才：〈告别古老诅咒 开创新生希望——麻风病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简介〉，《民心》，页 115。

⁴⁴ 杨娘金，录音编码 022:001，中院 504，2008 年 03 月 28 日。

1968年，福利彩票局捐给双溪毛糯地方参议会一辆崭新的巴士，为留院者增添了不少欢乐时光。⁴⁵通常他们都会到市区或海滨观光，这些郊游活动是由参议会举办，或由一些留院者中选出领队负责规划行程。梁志君指出：“巴士那时是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这两天都会有人下坡，去吉隆坡。多数星期六下午很多人没有做工，就会出去。”⁴⁶预定座位的人会在每星期指定的日期前来报名预约直到满座为止。通常每趟巴士都是载满乘客，四十人，报名者每次收费五十仙至一零吉左右。司机是由外面请来的，所以收来的钱都是当做车夫的薪水及巴士的费用。参议会也拥有一辆汽车可提供留院者临时交通之需。陈兴述说：“马士利车是以前法国理事馆送参议会的，已经20多年了。”⁴⁷，“议会安排车夫载病人出去，车夫是梁鸾，一次办公工资是RM20。”⁴⁸而这笔工资是由参议会支付的。汽车到至今还依然为病患提供服务，但现今巴士已不在在了。

二十世纪的2007年8月至9月期间，由于承建玛拉工艺大学的Tunas Selatan Consortium有限公司拆除了监狱及周边建筑。从林永隆根据士拉央县议会的发展蓝图所制作的图像看来，玛拉工艺大学的发展计划占据麻风病院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有110间房舍、10所共用冲凉房、一所监狱、两个巴刹、一间洗衣房、一间工作室和一个中央公园将被摧毁。⁴⁹当时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和麻风病院参议在民众会堂展开记者会，希望能保留病院的完整性作为文化遗产。居民的抗议结果还是无法保留此地。麻风病院参议会代理主席李初成则在发言时，

⁴⁵ 黄秋燕、彭秋霞 著：《希望之谷：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页 30。

⁴⁶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2010年10月07日。

⁴⁷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双溪毛糯麻风病院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⁴⁸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⁴⁹ 陈慧思 著：〈内阁放弃保留麻风病院东院？反对拆除者促政府坦诚公告〉，《独立新闻在线》，2007年10月8日。

怒斥政府和发展商根本是看轻前患者，完全没有尊重他们享有安宁生活的权利。⁵⁰同时在发表记者会上张集强也指出，古迹保护关系全国人民的权利，政府有必要向人民坦诚公告麻风病院的发展详情。此外，政府也应尊重尚居住在此地的麻风病人的人权，告知居民拟议的迁移和赔偿计划。⁵¹留院者在没选择之下，从东院被逼迁到中院。所幸政府还有提供帮助留院者搬迁及分发赔偿金，据梁志君指出：“一个人赔七千多。”⁵²

参议会的发展直至今对社区做了不少的贡献，凡是对社区里病人的照顾、医院及院长种种事务或对社区土地被霸占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协调以达到完善。参议会的发展对留院者来说，它如同留院者一样共同走过不少青春岁月。

第三节 小结

从 1930 年 8 月 15 日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成立直到至今，病院人口在 1953 年曾经高达至 2440⁵³人直到至今病院里的人数只剩 238⁵⁴。因为医学的发达在四十年代初，医药研究员成功发明了氨苯口新药物。1969 年，氨苯口问世近三十年之后，有关当局发起了国家麻风病控制计划（National Leprosy Control Programme），有效的控制麻风病。新的病患开始在自家附近的指定诊疗所接受治疗。此后中断了该病症的转染性，同时也令到‘麻风’这两字不再是可怕。

⁵⁰ 王德齐：〈质疑发展商逐个击破麻风病院前患者轰政府未公布保留详情〉，2007 年 10 月 8 日。

⁵¹ 陈慧思 著：〈内阁放弃保留麻风病院东院？反对拆除者促政府坦诚公告〉，《独立新闻在线》，2007 年 10 月 8 日。

⁵²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2，中院 295，2010 年 10 月 07 日。

⁵³ Joshua-Raghavar, “Detailed Statistics of Ethnic and Sex Groups at S.B.S (1946-1959)”, *Leprosy In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tu Tiga: Montfort Boys Town Printing Department, 1983, p.122. 见于附录（一）。

⁵⁴ 资料来源：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办公室，确实日期是 2010 年 6 月 3 日。见于附录（二）。

这让患者带来了新希望，并且真正脱离了人生苦海。参议会这个组织因为人口的衰落也逐渐的走向没落。

参议会可说从人口繁多走向人口遗少的时代，尽管每位留院者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的改善，但大部分的留院者已上了年纪且行动不便。最年轻的一批留院者平均也都超过五十岁以上。由于每一位留院者都是高龄人士，接班人也出现缺乏人数愿意参选的问题。这也只能以目前最后一届的职员继续担任，而期间有不幸去世的职员，参议会也没有再从选新的职员来担任。原因据陈兴述说“没人要做”⁵⁵。这都是因为他们年龄已上了年纪，没法再像年轻时期那样的活跃奔波。在社团未来的日子参议会秘书梁志君并不抱太大的期望。以目前的情况，他表示“拿去年的选举来说都没有什么足够的人选来参加这个选举。所以将来还有什么贡献，我是看到很黯淡。迟早就是完了的，人口越来越少，老化了。”⁵⁶

双溪毛糯麻风社区从居住了逾两千名病患居民的顶峰时期，逐渐没落至如今仅有约二百名病患，许多特别供病人居住地小屋因而腾空，社区内的许多公共设施建筑物，如福利机构、宗教场所及监狱等业停止运作。⁵⁷另外据《人为破坏，建筑未获修复》报导指出“根据记者观察所见，如今的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内，有许多建筑物已荒废多时，例如一些会馆或俱乐部，因为病患人数逐年减少，导致会员相对剧跌，而纷纷关闭，空留已破坏不堪的建筑物在该地。”⁵⁸这样的情形导致许多来历不明的外来者霸占此空地作为他们的居住地与种植地方。另外，也因为此原因社区里的东院与监狱也被迫拆毁，让玛拉

⁵⁵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⁵⁶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4，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办公室，2010年10月09日。

⁵⁷ 〈功能消退挡不住发展洪流 麻风小城 卫土抗敌〉，截自《东方日报》，2007年9月6日。

⁵⁸ 〈人为破坏 建筑未获修护〉，截自《东方日报》，2007年9月7日。

工艺大学建校的承包商所占据。参议会与留院者也无所适从，对于无法保留此文化遗产及居住地方被迫迁移到中院他们对此都感到非常悲伤。

由于社区的发展急速，许多年老的留院者对此居住的地方都感到害怕及焦虑。作为居民参议会代表主席陈兴表示：此地方应该不能维持很久，一方面是因为人数方面逐渐的减少，另一方面土地就好像黄金一样，政府必定会拿来发展。他担心的是政府发展得太快，对病人的利益和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失。“我希望能延迟多十年或八年，让病人可以过舒适的晚年。这里人数少了，地方大了，政府要把地方缩小。”⁵⁹

从上述的发展来看，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可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社区里的人数一年比一年的逐渐减少，参议会里的职员也逐渐的失去劳动的力量。诚如陈兴所说的：“土地就好像黄金一样，政府必定会拿来发展。”⁶⁰但希望政府不会发展得太快，至少能将某些有价值意义的建筑物保留为文化区。

⁵⁹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⁶⁰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第四章 参议会组织的形式与管理

本章笔者将以不同角度来叙述参议会组织的形式与管理。起先将探讨参议会组织在什么条件及情况下进行选举活动。再者，被选中的职员们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他们将如何运作自己本身原有的职权。最后将论述参议会组织何如操作及管理，在发展期间所面临的问题、变化及其影响。

第一节 选举制度

每一个组织、社团或团体都会在众多人员当中选举较优秀的代表人员作为社团的领导者来协助每一位成员。参议会这个组织也不例外，而参议会代表的是由留院者所组成的，在访问梁志君时，他表示原先本来是一年一次的选举活动，后来改成每两年选举一次。参加竞选的条件凡是具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留院者，都可参加提名竞选。

参议会主要的成员包括一位主席、一位秘书、一位财务人员即从七位委员中选出、七位委员和各一位马来人和印度人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共十一位职员。主席与秘书是直接通过竞选，候选人数最多也只选出各两位作为竞选议员，得票最高的议员将直接被委任当主席或秘书职位。七位普通委员是由十位候选人中票数最高的选出，而当中最高的一位候选人将自动成为参议会的财务人员。马来人和印度人代表是由院长直接选出或是他们当中有人自愿也就直接被入围，这是由于他们人数极少的原因所以他们是不需要通过竞选。候选人没有男女之

分，梁志君指出：“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年轻人。要求那些有读过书的人出来帮忙。”⁶¹张月玲便是参议会里愿意参加竞选的其中一位女议员。

早期每一次的选举活动都会是相当热闹的一项活动。候选人都会为自己作宣传，给留院者留下好印象，希望他们把手中最神圣的一票投向自己。直到竞选当天，梁志君先生指出每一位成员将给三张选票，一张主席、一张是秘书的和一张是普通议员。⁶²每一位成员只需在这三张选票里各任选一位。在选票表⁶³当中都会印上候选人的中、英文姓名与相片。好让一些不识字的成员能够清楚的辨认与投给自己心目中的人选。另一方面，担任期限已到如没人从新提名或新的人选再进行参加竞选，那原本的职位将会是原本的议员继续担任直到有新的人选。所以任何一位议员都可能当上两年或两年以上的职位。

除了竞选人必须是具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留院者。投选人也一样是必须具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留院者，在这符合条件之下的成员才能投票。陈兴指出：“非公民不能投票，是马来西亚有蓝色 IC 的就可以投票，所有人都可发言，行政语言国语。”⁶⁴梁志君也指出后来出现人手不足的问题，是因为人渐渐的都老了行动方面也缓慢了。多数较年轻的都是印尼华侨移民来的，他们还不是公民所以都不能参加。他们只能申请到居留证，一张青色颜色的登记⁶⁵。这个居留证政府提供他们的只是福利上的享有如食物，但他们依然不算是真正的公民。

竞选这一项活动据梁志君提出后来因为麻烦变成五年一次的选举活动。而最后一次的选举活动也就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这一天选出议员，每一个议员都

⁶¹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2，中院 295，2010 年 10 月 07 日。

⁶²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3，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2010 年 10 月 08 日。

⁶³ 选票表，见于附录（四）。

⁶⁴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 年 10 月 08 日。

⁶⁵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参议会会议室，2010 年 10 月 07 日。

担任直到现今。不过当中也有不幸的议员已经过世了。但参议会都没采取从新选出新的议员来代替他们的职位。这也是因为病院里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从以前二千多位到如今的二百多位，再加上大家年纪也老了过后似乎都没人要参选了。

第二节 职能与职权的运作

参议会的所有议员都是在选举时选出的，即主席、秘书、财政、普通议员及马来人和印度人代表。每一位议员都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及职能。不同的角色也就担任不同职务。这样一来能减轻大家工作的负担，而在参议会里担任的每个议员将会获得政府每个月所发的津贴。陈兴指出：“1970年，每个职员一个月 RM20，主席、财政、秘书是 RM30。有人提议津贴太少，后来 1996 年津贴给主席、财政、秘书是 RM140，职员 RM100。”⁶⁶

主席这个职位是参议会里最高的一个议员，掌管的范围很广，似乎整个社区的问题都要主席去处理。主席需要负责的任务就如现任主席陈兴所说：“监督和分配所有职员工作，监视所有文件，来往还是进入款项，有关钱财有来有出都要主席签名，为病人服务。我们主席都有时常出去帮助病人，这边的老人家。政府部门，由主席带他们去，有时候秘书两个。”⁶⁷

⁶⁶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⁶⁷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历届主席

第一任	(英国人或印度人)
第二任	翁子乡
第三任	王进聪
第四任	蔡强
第五任	陈兴

由于参议会里没有纪录任何有关历届的议员名单，陈兴是靠他自己本身的记忆来述说历届主席的姓名。至于第一任是谁担任陈兴也很模糊，不晓得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翁子乡是第二任，大约担任六年左右。第三任王进聪大约也做了六或七年左右。接着蔡强提名中选了参议会的主席担任直到 2006 年，是第四任主席。陈兴是第五任主席，不过他指出：“1970 年也担任过主席，一共做了八年”⁶⁸

接着的职员便是秘书这项职位，担任秘书这个职位必须通晓英文，凡是任何书信都必须懂得阅读。梁志君指出，参议会里的议员并不是每一位都识字的，只要议会里没人反对就顺利通过。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动方面上，而不是文字方面。秘书掌管范围主要是整理书信，和院方的书信来往。⁶⁹凡是有关书信来往或文字方面的任务都由秘书处理。而有关一些重要的文件由于前期都是用纸张作为存档，但至今很多的文件已经不见了。不过近期有人报效电脑，梁志君还谦虚地说：“我不会用电脑，只会打字。”⁷⁰历届的秘书梁志君只晓得他上一任是 Francis Disclosh，是一名印度人现今已经过世了，而梁志君接手他的任务。自于梁志君是第几任的秘书，他指出：“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四任还是第三任。之前的都没有记录。”⁷¹梁志君之所以会选择秘书这职位他认为“秘书

⁶⁸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 年 10 月 08 日。

⁶⁹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参议会会议室，2010 年 10 月 07 日。

⁷⁰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参议会会议室，2010 年 10 月 07 日。

⁷¹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参议会会议室，2010 年 10 月 07 日。

工作其实比较清闲、轻松。”⁷²而他自己本身从小就喜欢文字方面的工作。就如他毕业后曾担任特拉维斯学校（Travers School）后改名为希望学校（Sekolah Harapan）的临教及书记等。

财政这个职位是由普通议员当中选出，这个职位可说是相当轻松的任务。陈兴指出财政所掌管的既是“来往的款项”⁷³工作。有关参议会的任何钱财事务都由财政管理，而查账方面陈兴透露每年都会拿去外面给会计师检查。此外，财政也必须搜集每个月所有出租店屋做为杂货店的、咖啡店的；租地做买卖花圃的租金。梁志君指出：“大间收 RM100；小的收 RM80”⁷⁴来收费。每个月也需发钱给每一位留院者。历届的财政陈兴先生指出第一位 Anthony 是一位印度人、第二任财政张生、第三任财政是一名 Tan Ah Ngor、现任的是丘家发。

自于其他普通议员则是被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协助主席、秘书或财政。他们的任务既是帮助主席与留院者转达讯息与消息；协助秘书转送书信或申请福利金等；也协助财政把所有地区的租金收齐以及分发福利金给留院者，陈兴指出“每个月派给他们 RM20，派钱给全部病人。”⁷⁵等等。其中议员也必须负责每天早晨在菜市场分配食物的工作。

不同职位的议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纯粹是想为所有留院者带来更多福利与帮助需要帮助的病患。虽然他们得到的津贴不多但他们依然是为人民出一份力量，即使他们拥有不齐全的肢体。

⁷²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3，参议会会议室，2010年10月08日。

⁷³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⁷⁴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1，参议会会议室，2010年10月07日。

⁷⁵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第三节 操作及管理状况

在麻风病院社区中的民众礼堂内设有参议会办公室，办公室里都设有主席、秘书与财政的工作位置。他们的办公时间在笔者访问梁志君时曾说过“通常的办公时间是上午八时至中午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⁷⁶参与会主要理事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岗位，一来方便他们处理社区事务，二来也方便留院者在遇见问题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让留院者快速的联络理事们。

在社区礼堂里的对面也设有一间会议室，目的是为了便利理事们在需要集聚时拥有一个适当的场所，就犹如参议会里的理事们召开会议时可用的场所。根据现任主席陈兴述说：“两个月定期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一次，有重要问题临时开会。”⁷⁷而地点就在这间会议室里，通常都会订在星期二或星期三有时也会紧急状况时召开临时会议。参议会里的每一位职员都必须出席会议，同时也有限定每一位职员缺席次数不能够超过三次。会议时的形式、方法及是不需要向院长报告，梁志君先说：“像平常其他会馆的会议咯。感谢大家出席今天会议，报告上期的会议记录。读出来让他们听这样咯，不明白就再问。没有再报告院长。”会议的内容通常都是以社区留院者普通事件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为主，所以都不必要向院长再次的报告。因为这些都是理事们能解决的问题。

一些比较严重性的问题如要发展医院，陈兴述说：“院长就叫我们去开会解释。”⁷⁸通常地点都会是在医院的会议室里，极少的时候是在参议会的会议室。代表人物通常是主席、秘书与财政出席，有时全体十一位会员也会参与。

⁷⁶ 梁志君，录音编码 025:002，中院 295，2010年10月07日。

⁷⁷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3，静修院，2010年10月08日。

⁷⁸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如有一些简单的会议最少也需要两人出席。陈兴也指出如有病人向他投诉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就一个人去向院长交涉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要院长来处理。”⁷⁹虽然说，参议会这个组织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来管辖社区里的种种问题。但是，遇到任何较为严重的问题参议会的理事们还是需要通知或会报院长，由院长亲自来解决或下定论。

参与会是代表社区留院者的一个组织，在这组织之下的职员们都有权管理病院里的每一位留院者。但他们有任何较重要的事务都必须通过院长来做决定。不过留院者想要得到任何更好的待遇、福利等或是解决个人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参议会来帮助留院者达成。简单的说参议会这个组织也扮演着社区留院者和院长交流的主要桥梁。

⁷⁹ 陈兴，录音编码 012:004，静修院，2010年10月09日。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研究发现

本论文透过口述历史方法探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组织，发现口述历史在建构上存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同时也通过口述历史发现参议会对留院者来说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口述历史能为过去的历史事件重新再现，它的价值意义是隐藏着被人们忽略的故事。只有透过口述历史的建构和作用从中才发现其内在的意义。

本文透过口述历史了解到参议会存在的重要性。自从有了参议会它解决了留院者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与事件。同时也为留院者向院方及政府争取一些生活上的福利。另一方面参议会为院方和留院者建立一个很好的桥梁，有任何事情都可通过参议会这个组织来解决问题。

但近年来也发现麻风病院社区逐渐走向历史，其主要的原因是麻风病院社区人口越来越少的现象。那是因为在 80 年代初期时出现全面性的控制药物。此外，现有的人口也逐渐走向年老阶段。人口的衰老也导致参议会面临缺乏职员的问题，目前为止都是一些行动方便的职员及愿意付出的职员们在维持。

同时麻风病院社区的发展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新时代的发展土地如黄金。导致一些商业人士为了自身的利益把原本属于麻风病院社区的土地占为己有。为了发展他们把原本留院者居住的地方和监狱等拆掉来建筑玛拉工艺大学。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很可惜的事，因为麻风病院的监狱是一所值得作为文化遗产的保留。它能让后代了解此地方的背后的重大意义。从另一角度陈兴和梁

志君曾述说虽然是很可惜，不过此地方也是空着的。由于留院者被迫搬迁但参议会仍然还是为留院者争取赔偿金。

另一方面，MaLRA 和社会也为麻风病院社区和参议会带来不少的帮助及贡献。他们都会长期的捐款给参议会，透过参议会把所捐款的银额分发给每位留院者。同时，社会热心人士也会时常来社区探访那些年老的留院者为他们带来不少欢乐，也有些人士还会为社区作些义工或帮忙修补。各种的活动都需通过参议会来为留院者转达他们的心意，避免让留院者担心外界人士前来的目的。

因此，本文发现麻风病院社区居民参议会的价值意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参议会的存在，留院者及社区的问题可能就无法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管道来解决。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未来的研究建议

本论文研究的课题依然也会受到一些事物导致研究受到一些的限制，在研究界里难免会碰上的问题。本文透过口述历史方式，获取访谈及资料的收集。在访谈方面，研究所受到的限制既是受访者出现记忆力的偏差状况。普遍人依据年龄逐渐的成长对某些事物都很可能出现记忆偏差或模糊现象，更何况他们已是上了年纪的职员。甚至受访者也会对某些话题有所保留，所以在这方面也无所适从。

在资料收集方面，往往也会出现文件已消失的情况，这也是其中一个研究的限制。例如：在访问梁志君有关于历届的秘书姓名时，他表示不记得了，当

在向他搜集有关资料是，他透露说以往的文件因为是用纸张记录及收集，再加时间已久有些资料也不见了。

除了口述历史方面的限制，由于本文的题目在研究界里是一个极少研究者所研究的课题。在关于麻风病院社区的历史文献可说是相当的有限，更何况笔者所研究的议题是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的形成、发展和参议会组织的形式、管理，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研究的议题也受到文献不足的限制。

在未来研究的建议，笔者认为应该在口述访谈方面，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即可阅读一些有关理论方面的书籍。此外也要对研究背景有一定的认知，以免出现尴尬或不知所措的状况。另一方面，人际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才容易让他人不会对来历不明者带有种恐惧的相处。由此可见，笔者也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院内的居民。此外，笔者认为除了只访问院内的留院者同时也能尝试访问关注麻风病院社区的外界人士，让他们提出对社区与参议会的未来与发展趋向有何看法与想法。

参考书目

中文:

1. 黄秋燕、彭秋霞 著: 《希望之谷: 双溪毛糯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 雪兰莪: 马华梳邦区会, 2006年7月初版。
2. 刘小萌 著: 《中国知青口述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 李向平、魏扬波 著: 《口述史研究方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 [美]唐纳德·里奇 著, [中国]王芝芝、姚力译: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实务指南: 第二版》 (Doing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by Donald A. Ritch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中译本。
5. 丘启方 主编: 《雪隆茶阳(大埔)会馆125周年/茶阳回春馆124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 学隆大埔茶阳会馆出版, 2002年11月。
6. 唐德刚 著: 《史学与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7. 杨祥银 著: 《与历史对话: 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英文:

1.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1984.
2. J.J. Raj, *Birth of MaLRA Sungai Buloh, Struggle to Overcome Prejudice Against Leprosy A Malaysian Success Story*, Malaysi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2010.

3. Joshua-Raghavar, *Leprosy In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tu Tiga: Montfort Boys Town Printing Department, 1983.
4.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1988.

报刊:

1. 陈慧思 著: 〈内阁放弃保留麻风病院东院? 反对拆除者促政府坦诚公告〉, 《独立新闻在线》, 2007年10月8日。
2. 陈亚才: 〈告别古老诅咒 开创新生希望——麻风病与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简介〉, 《民心》(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堂讯), 2007年12月。
3. 〈功能消退挡不住发展洪流 麻风小城 卫土抗敌〉, 摘自《东方日报》, 2007年9月6日。
4. 〈人为破坏 建筑未获修护〉, 摘自《东方日报》, 2007年9月7日。
5. 王德齐: 〈质疑发展商逐个击破麻风病院前患者轰政府未公布保留详情〉, 2007年10月8日。

录音/笔录稿:

1. 陈兴, 录音编码 012: 001-004。
2. 梁志君, 录音编码 025:001-004。
3. 林月娥, 录音编码 017:005。
4. 杨娘金, 录音编码 002: 001。

其他：

1. 资料来源：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办公室，确实日期是 2010 年 6 月 3 日。
2. Attachment A: Summary of case studies of Oral History of 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 Malaysia, March 4, 2011.
3. Setiausaha Keharmat, “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The Sunga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

附录

附录（一）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留院人数（1946-1959）

年份	共计	华裔		印裔		巫裔		其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46	1,655	944	340	196	33	106	25	8	3
1947	2,049	1,155	456	212	37	134	40	12	3
1948	1,888	999	459	204	39	133	42	10	2
1949	2,130	1,104	550	218	31	169	46	9	3
1950	2,222	1,190	563	206	28	177	45	9	4
1951	2,295	1,202	589	216	26	199	47	13	3
1952	2,392	1,261	608	209	26	215	51	20	2
1953	2,440	1,287	602	222	32	221	57	16	3
1954	2,380	1,266	586	208	25	214	60	18	3
1955	2,411	1,300	586	203	23	207	59	28	5
1956	2,414	1,298	578	209	19	227	60	21	2
1957	2,314	1,248	546	196	21	219	63	19	2
1958	2,402	1,267	561	206	23	252	73	19	1
1959	2,396	1,306	532	211	23	234	65	2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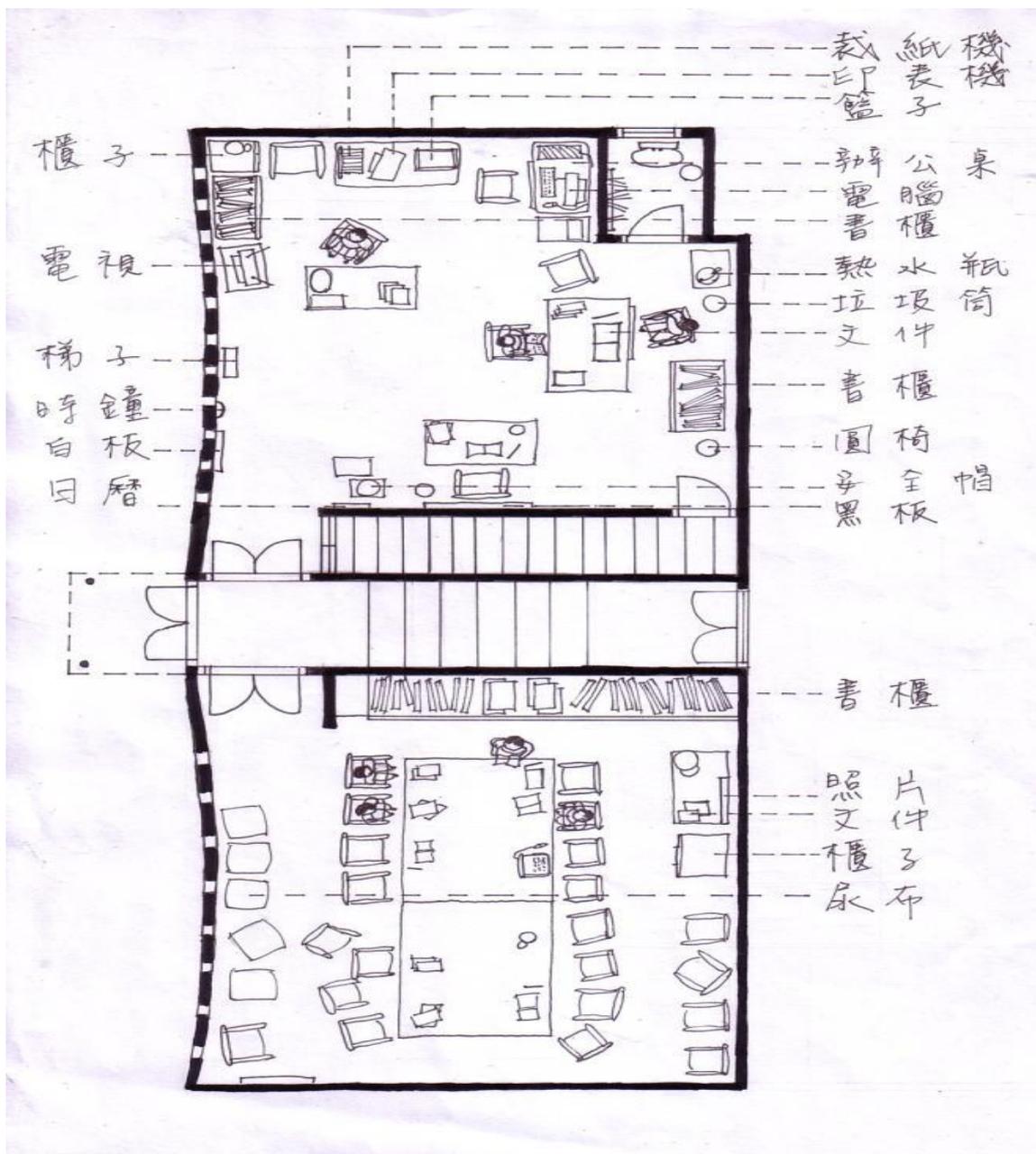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Joshua-Raghavar, “Detailed Statistics of Ethnic and Sex Groups at S.B.S(1946-1959)”, *Leprosy In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tu Tiga: Montfort Boys Town Printing Department, 1983, p.122.

附录（二） 麻风病院社区现有人数（2010年6月3日）

区域	人数
中院	117
西院	121
总人数	238

资料来源：麻风病院社区参议会办公室，确实日期是2010年6月3日。

附录（三）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办公室平面图



资料来源: Attachment A: Summary of case studies of Oral History of Sungai Buloh
Leprosy Settlement, Malaysia, March 4, 2011.

附录（四）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选举表

KERTAS UNDI (AHLI-AHLI JAWATANKUASA 2006-2007)			
13hb.Disember 2005			
1	SIN TOH HAN 洗 滔 間		
2	YAHYA TAN 耶 哈 也 旦		
3	YONG NYONG KIM 楊 娘 金		
4	LEE CHOR SENG 李 初 成		
5	NG AH SAI 吳 亞 細		
6	CHONG YEK LEE 張 月 玲		
7	LOW SEONG HENG 劉 宗 興		
8	KHOR KEE SIN 許 庚 辛		
9	WONG KON NEW 黃 金 友		
10	KHOO KAH FAH 丘 家 發		

资料来源：现任秘书梁志君提供，确实日期 2010 年 10 月 7 日。

附录（五）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基本资料

The Sunge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

The Sungei Buluh Settlement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in 1945. It was started by Colonel Matthew who was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of the Hospital.

The Patients' Council was made up of 11 inmates and they were appointed by the Medical Superintendent.

The first President was an inmate by the name of I.S.Fisher. In 1960, the Patients' Council was reorganised and Constitution was drawn up and it was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This time all 11 members were elected by the patients. They went to the Polls every two years to elec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Patients' Council.

The day to day running of the Council is carried on at the Patients' Community Hall which was donated by the Social Lotteries Board in 1959.

There is a Library and a Badminton Court within the building.

To run the Council it receives a grant of \$ 2000/- (Malaysian) a month from the Malaysian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and from time to time donations from the Generous Public.

The Patients' Council has two vehicles which were donated. One a 42 passenger bus and a Salon Car for the patients to visit their children in the Charitable Homes and to visit places of interest. We also provide transport for patients going on discharge.

With a population of 1042 patients there is bound to be problems and these problems ar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Patients' Council who in turn will bring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for action.

Donations in cash and kind from the Public is handled by the Patients' Council. The patients are not forgotten during the festivals like Christmas, Chinese New Year etc.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 Lion and Lioness Clubs, and ~~Religious~~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lso pay regular visits to the Hospitals

Patients going on discharge are given some money for their food and travelling allowance and the amount of relief will depend on the distance to his hometown.

A monthly relief of \$3/- is given to each of the 350 patients who are living in the old folks Wards.

The Council has built 15 Shop-Houses made of wood, for the patients to run their own business, water and electricity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The Council has three Projects to ~~exist~~ raise funds. It has a Poultry Farm, a flower Nursery through the help of the Malaysian Leprosy Association and a fruit Garden by the Rotary Club.

H. J.

.....
SETIAUSAHA KEHURMAT

Majlis Penempatan Sungai Buluh,
Pusat Kawalan Kusta Negara,
Sungei Buluh, Selangor.

资料来源：现任秘书梁志君提供，确实日期 2010 年 10 月 7 日。

附录（六） 陈兴笔录稿

i. 陈兴——（编码：访问次数） / （012: 001）

编码:	012
受访者姓名:	陈兴（陈）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郑宇秀
访问次数:	第一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6月29日
时间:	下午3时正至下午4时正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
访问语言:	华语

简介访问内容，签订授权协议书

刘：可否简单叙述你的个人和家庭背景。

陈：我出世于 1941 年在 johor, segamat。我有 3 个哥哥 3 个姐姐，我 排行第 7。父母现在都不在了，两人都是 segamat 人。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都有住在一起是在双溪毛糯的美丽村。

刘：进院前你从事什么工作？

陈：进院前，我从事树胶生意，在 Segamat。是和大哥一起做的。

刘：当时你是怎样发现你的病状的？

陈：当时和林苍佑是朋友，他是槟城的首席部长，民主联合党，槟城代表。在 1959 年，我是区会主席所以和林苍佑一起住一起生活，所以被发现患病。当时他介绍陈医生*是代表 Johor 民主联合党，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开始时陈医生给我药吃。如果吃后无效，介绍我到控制中心，同时帮我写推荐信。

刘：你是哪一年进院的？

陈：1965 年才进院，是通过陈医生写荐信。

刘：你和老婆是否在病院相识？

陈：是，进来后才认识她，也是病患之一。以前如果患这种病的治疗好不到 2 年后，男人和女人都健康的话，就能结婚了。

刘：你们是几时结婚的。都从事什么工作？

陈：我们是 1972 年结婚的。太太当时做政府工，在 dobi 洗衣的。我就是做看守监狱的。

刘：之前看守监狱时，小时候有没有接受教育？

陈：院内是有学校的，但是年纪大，所以没进院内的学校。

刘：那进院前有否接受教育？

陈：以前小时就失去求学机会。在 1950 年代时，因为家庭经济穷困，当时弟妹很小。所以没去求学，照顾他们。

刘：有读小学吗？

陈：有读过小学，差不多到中学这样。读到初一初二左右。之后没再求学因为家庭背景。因为经济话令的影响，生活的问题。

刘：那进来院内后生活如何？

陈：自己有做工赚钱

刘：那么政府有津贴给予吗？

陈：没有受过政府的津贴，完全没有津贴的。是自己做工赚钱。

刘：除了会讲华语、广东话之外，还会说什么话？

陈：中国文化里的都会说，不过因为没有求学，马来文比较差。受华文教育时是不怎么注重马来语的。也会潮洲、海南话。

刘：刚开始进院情况是如何的？

陈：65 年进院，当时病院情况大概有 2000 多人。以前有郭巨*医生在这里试验这种病的，我是他的 case（个案）。我的病很快就消除了，不到一两年那样就已经痊愈了。因为发现了有效药物，是一种新药可以帮助我们病患的。当时治疗差不多不到 2 年，如果是现在就更快，3 到 6 个月。

刘：进院过后的情况？

陈：当时没什么工作，就有去 inerview 一份工作。之后在日本工厂做工，玻璃厂。差不多做了 3 年，觉得薪水少。后来就向朋友买地种一些花、桔子、玫瑰花。用了 2500 买那块地，大概 2ekar。跟老婆一起发展农业。农业之后，就有孩子了。当时委托朋友帮忙管理照顾。因为政府规定这个地方不能住小孩，小孩子不能进来。所以要委托自己的亲戚或者是朋友帮忙照顾。

刘：当时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你们？

陈：我觉得不会有轻视的问题。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朋友来的。回 Johor 时，大家还是在一起谈天，没有缺点问题，我和老婆都是健康的一样的人。

刘：可以讲述医药卡吗？

陈：医药卡就一块木板。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的，到现在还有用，生病看医生时都要用到的。因为是医药的纪录，看什么医药不适合病人吃和用都会纪录在里面。几时进楼、病好都有记录在内。现在 20 年了，都不必吃药了，都很健康了。

请他下次访问时带来。

刘：谈谈在病院的工作。

陈：看守监狱，薪水每个月 90 多元。是采轮班制，一个人一天做 12 个小时。早晚都会有人看守的。监狱就是院内犯法者进入的，犯下一些严重的错。或是院外的病患犯法也是送进里面，监狱是病患的监狱。在外面监狱发现有这种病的人也会被送到院内的监狱里。通常关在里面，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监狱没有鞭苔。外面的监狱房 incharge 的那个人会时常进来那里看的。我的工作就是看门那样，开门放他们吃饭冲凉。监狱有好几层，很坚固不怕犯人逃走，比外面的监狱更坚固

刘：政府如何发配粮食？

陈：现在批送粮食，日用品没配发了，要自己去买。每天早上政府派米，400gram 一天，一天 300gram 菜，一、三、五就派 300gram 的鱼，二、四、六是派猪或鸡。不过 1988 年就没再派发猪肉了。星期六是派两份伙食的，因为星期日没派发。

刘：当时有没有反抗没有派发猪肉？

陈：政府说不能吃猪肉了。自己要吃再买。

刘：几时担任主席？当时津贴多少？

陈：1972 年在参议会作主席。当时议会津贴每个月是 30，当时普通职员是 20。津贴的钱主要是带朋友去看院内的情形，帮病患左一些文件。

刘：院内有什么活动？

陈：每年院内都会有活动。由外人联络办活动包销，有唱歌，做戏的，院内的人一起参与。新年时也会有人来拜年，狮子会每年都会来。外面的人煮东西给病人吃，病人都会很开心。

刘：你是什么宗教？有什么活动？

陈：佛教徒，在佛教堂担任念经的。初一十五都会在静修院念经拜佛的，是皈依佛教的。院内有静修院，时常会有活动。

刘：院内现在情况？

陈：当时的病患人数有 2000 多人到现在的 200 多人，很多屋子都没人住了。居民吃饱就在家看电视，现在因为治安问题，晚上都不敢出门。那里地区外劳多，怕被打枪。60 年代没有外劳，晚上都不用关门的，去哪里也不用关

门的，没人偷东西。一直到 90 年代，才开始有外劳。90 年代前，是住在东院的。1990 多年才拆那边的屋子。邮政局都还在，但现在没用了，文件会直接来到议会。议会再拿出去，每天早上再由政府人员派到住家。刚进院时，邮政局什么都还有。当时的 Dr.Reddy 就像法官，如果有病患犯错。每天早上 8 点和几个代表讨论，有什么事可以上诉让他知道。会进行审理病患犯错，然后抓进监狱。是自己审理的，当时外面政府是没有权利管理院内的行政事务的。医生也是有鼓励病人种花，开放病院。

刘：刚入院时住什么地方？

陈：刚入院时是住单人屋，没有结婚和结婚的人是分开住的。结婚后就搬去已婚楼。结婚后就可以申请搬进已婚楼的屋子，比较大，可以两人住一间。单人屋以前住 7 到 8 个人，结婚时就能申请搬去已婚楼。以前太太就住女人楼的单人屋子，我就住男人楼单人的屋子，婚后才申请搬到已婚楼。

刘：院内有限制谈恋爱吗？

陈：院内当时是自由恋爱的，院内和政府都有限制。院内学校就有管，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屋子里的人就很自由，可以谈天，女人可以去男人屋子聊天，是自由权利，不干涉的。

刘：现在的生活如何？

陈：现在假期偶尔都会回家和儿子一起住。儿子结婚了，有两个男孙了。现在有做工，我每天早上去 market 那里，会去送伙食给几个人。早上 5 点多就会去运动，和老婆一起去。八点多就会回到家，有时看电视。

刘：担任主席需要处理什么？

陈：现在当议会主席是要和朋友作交流，带朋友出去作文件，帮病人处理事务，跟外面的人谈谈啊，福利的事情。没有薪水的，只有每个月 140 的津贴。算是议会津贴他的一种零用钱，带人出去的钱。有其它支出可以在议会申请，议会再拿出来津贴。

刘：还有做别的工作吗？

陈：现在有自己的花园，没有种花只是在卖花。零售和批发都有。

刘：有否想过搬出去？

陈：因为已经住得很习惯，生活上稳定一点，不用太过辛苦人际的问题，很习惯这个地方了，没有想要搬出去了。以前很多朋友会搬出去，以前院长规定病好后就要离开，政府要求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收留了。1972 年后，就可以住下了。因为没有再收病患，新的病患都能在外治疗了。吃三个月药就会好了，不用进来院内。

刘：那些人会不会想要搬回来？

陈：1930-40 多年时，很多病患是有残废的。这些病患就会搬回来住，有些手脚残废，再回来求医。现在有 30 多个搬回来。

刘：可以分享生活上特别的东西？

陈：在经济上，MaLRA 救济会每月都会拨一笔款项给议会，议会就派给里面没有工作的人，每个月 20。或是有些外人捐款，收集后新年时派给病人。花圃会给议会几十块钱，议会出租地给人种花草也会收租。议会一年内会派 7 次钱。有捐款都会收集起来。议会的车夫会带病人出外弄文件，议会里的职员带病人出去是义务的。议会是靠外人捐款的，议会是没有财产。种花花圃的人给钱。政府完全没有津贴，外面的人也会有筹款给议会那样。每月派不少钱给病人，新年时会派 100 到 200 给人。现在也是，外人捐款多，派给病人也多。过年时候，外人都会来和老人家交流，有时也会煮东西给病人吃，跟他们拜拜年。

刘：说说生活上出现的事情。

陈：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健康，健康会影响全部生活。年老都会有发现很多病。关于过世的病人，没有亲友的话，他们可在佛教会申请，佛教会就会拨款全权处理。会买棺木，处理一切。有些病人有钱就会自己买棺、请人念经。棺木可以放在佛教会内，放 2 天或视家属而定。佛教堂会帮忙念经。没有钱就会埋在政府划出的地，就是义山，有管理组织的。经济好的就自己买地葬。我自己也向组织买了地。

刘：孩子有否叫你一起出来住？

陈：我常和孩子一起住，在不远处的美丽村，有买间屋子。

刘：谈谈孩子。

陈：大儿子 38 岁了，小儿子就 30 岁左右。孩子都有受过教育，不过没有到大学，愿意出社会工作。放工后就会回来，每天都会回来。

刘：会常会家乡吗？

陈：有常回 Johor。全部兄弟姐妹都在那里，会叫他回去住。Johor 那里有园地，橡胶园，果园，会时常回去看看。可能过两个星期会回去一趟。

刘：谈谈你的妻子。

陈：现任妻子是印尼华侨。是第三任妻子，也是在院内认识的。第二任妻子人在新加坡，不是病患来的，是当初来病院参观时认识的。之后她就回新加坡了，我没人照顾，所以又再娶。第一任妻子已过世，是 Kuala Selangor 人，死后葬在院内。第三任妻子偶尔会回印尼，有时我也会陪她一起回。

刘：看你也谈得有点累了，我们下回再继续聊，今天就要这里吧！

陈：好的。

ii. 陈兴——(012:002)

编码:	012
受访者姓名:	陈兴(陈)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蔡翠芳
访问次数:	第二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07日
时间:	下午3时25分至下午4时25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中院338
访问语言:	华语

刘: 陈先生,你好。上一次我们谈到你的家庭背景,就谈到你有三任妻子,想了解一下你的妻子,就第一任妻子到第三任妻子的过程,你第一任妻子叫什么名?

陈: 赖凤英。

刘: 第一任妻子是在这里认识?几时认识的?

陈: 在这里认识的。1969年认识的,也是病患,是本地人。我们1971年结婚。

刘: 拍拖的过程?

陈: 我们在这里做工的,生育了三个孩子,2男1女。她以前是做政府 DOBI 洗衣的。那个时期我是在日本工厂做工,在这里外面的玻璃厂,那时候七十多年了这个地方已经开放了,没那么严肃了,是可以出去的。

刘: 那时你们一个月的工钱多少?

陈: 三百多块,在这边的工钱只有135块。

刘: 第几年生第一个孩子?

陈: 1973年生第一个,是男的;1976年生第二个,男的;1979年生第三个,女的。我有两个孙了,大孙都九岁了。

刘: 你们有住在一起吗?

陈: 我自己的家在美丽村,孩子会回来探望,星期日孩子一家人会带孙回来一起吃饭。我女儿在新加坡,未婚。

刘: 由第一任妻子到第二任妻子的认识过程?

陈: 1994年,第一任妻子去世,肾病死去。第二任妻子在新加坡,常来此地,那时大妻子在 Johor。她在 Johor 时我还没来这个地方,1964年我们结婚,

1966 年我中这种病，那时的人轻视这种病，我家庭很大，兄弟姐妹十多人，1968 年就没回家了，来这边（麻疯病院）住了。在这边住了差不多八年左右，得这种病自己很自卑，最好妻子能回去跟她自己将母亲住，怕此病影响孩子和家庭。当时离开家人也不知我去哪里？我住了这里才让家人知道住在哪里。兄弟姐妹未成家，外人轻视这种病，我很自卑，外面人很怕会传染，对未婚男女谈婚论嫁有影响。

刘：第二任妻子同样有此病吗？

陈：那时候我时常去我女儿那里，在新加坡，由于常去，就产生感情。他也是麻疯病患。

刘：第二任妻子生多少？

陈：2 男 1 女

刘：第二任妻子什么时候生第一胎？

陈：1984 年左右

刘：这孩子也成家了吗？

陈：3 个都成家了，在新加坡。

刘：1999 年跟第三任老婆一起了

-新加坡是第三任，去世的是第二的。赖凤英是第二任？

刘：第一任老婆是谁？

陈：郑金莲

刘：第三任的？

陈：潘金桃（真正注册）

刘：第四任？

陈：蔡柚柑

刘：那么多孩子有争执吗？

陈：大家都很好，没有问题，独立自己的生活，他们完全都没有靠父母，自生自立。

刘：第四任老婆生活上一起配合？

陈：柚柑以前有个丈夫的，她有一男两女，后来死后三年才与她一起的。她是印尼华侨，现在是马来西亚公民。

刘：与第四任太太有生小孩吗？

陈：没有。

刘：印尼人会讲话华语吗？怎样成为马来西亚人？

陈：跟马来西亚男人结婚就能成为马来西亚人，她十多岁就来这里的。她儿子也有来，大家像一家人酱，没什么问题。

刘：你的第一任妻子是你在 JOHOR Segamat 是吗？

陈：不是，她住巴生，是客家人。我 21 岁来这边，我 18 岁在外面就结婚了，差不多 18 岁时就有一点这个问题（麻疯病），19 岁时林医生，他以前是檳城首席部长，那时我们搞政治的，他发现我这个病，介绍我 JOHOR 中央医院查这个病，因为医院那个大医生也是我的朋友。中央医院院长是我朋友，叫陈栾锋，看了我中这种病自己就送药给我吃，吃了药病情有好转。他还写信，若有事可去麻疯病院控制中心求医，我把这封信收上来。年多外面有人知道我的这种病，我心里自卑，这种事情。。。。。

（有人找陈兴）

刘：刚才提到这里外面的人轻视的感觉？

陈：我家里兄弟姐妹未婚嫁，这会影晌他，我就离开。1980 年后，也就是结婚后，我时常有回家，带儿子回家看父母亲，父母亲很同意叫我回家住，后来我在这里（麻疯病院）习惯了，因为有了工作。我有钱了，就买 2 块地，发展种花，做花农。这种工作每天都要去，麻烦，就卖掉它。

刘：那时你自己过来麻疯病院吗？怎样过来？

陈：我有跟朋友，他要去沙巴州，我们坐火车去吉隆坡，他就去沙巴，我就转来这边，不想要家人、外面人知道我来这个地方。到了火车站我坐 TAXI 进来，15 块到医院。

刘：进来麻疯病院的过程？

陈：那时我有带介绍信来，医院看到介绍信就收留我。那时有 2 个国际医生研究这种病，我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有种石风的药很见效，几个月病转好去，有打针的，有药丸的，吃药丸的话就不必打针。要打针就每个礼拜打两次，我是打针的，很快好。医院研究要抽一点血看了这种病有几+，这种细菌+3 很严重，我们+1 很轻。我打了六个月后没这个问题了。后来送去屋仔，我从前的门牌 407，一间屋仔住 6 个人。

刘：21 岁过来后有继学吗？

陈：那时没得读书了，学校说超过年龄了。后来我申请去做工，守监狱，看犯人。后来没做后就出来做保安警察。

刘：在监狱工作时间？

陈：有轮班的，早班和晚班，早班的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晚班的是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在这里看的那些犯人都是这里的病人，可以在里面看报纸、煮饭吃的。在监狱里面很好，可以种花种菜。

刘：犯人犯什么罪才会被关进去？

陈：有些是打架、偷东西，这里的行政医生是管理，医生说有罪就被关。这里的人在外面犯了罪，告知法官自己是麻疯病人，就会被关回麻疯病院，最常被关时间有五年。我们议会有个会堂一个礼拜播放两次电影，犯人可以出来看电影。我们两个看守的人一个可以带两个出来看，剩下里面的犯人就锁住他们，跑不出的。他们出来看戏的也没有想逃跑的念头，我们带犯人去看戏，用手扣扣住他们的。

刘：除了看电影可以出来之外，什么情况下能出来？

陈：看医生。东院那里有药房，星期四、五、六有医生来，如果犯人有病的话就带他们过去看病，之后就带回来监狱。监狱有两边，神经病一边，监狱一边，我没负责神经病这，我只看犯罪那边的。

-有人送食物过来，早上八点送茶、11.30am 送饭、3 点送茶，那些犯人很享受的，他们有钱就会交给我们帮他们杀只鸡来和他们庆祝。那些钱是他们家人给的。里面有的煮菜的，我们没一直锁住他们，会放他们出来走走，就好象朋友酱的关系。

刘：犯人男的较多还是女的？

陈：这边是男人的监狱。女人的呢在医院那附近的。那边的好像扣留所酱的。我顾过的犯人不多，四五六位酱，这里的监狱属于吉隆坡半山芭监狱看管的，时常那边又派人来看我们有没有做工。那时的工钱是 190 多块罢了。

刘：你在那工作大概多少年？

陈：4 年左右，工钱太少，所以出外面做，我是管理 stor 里面的东西，点货。

刘：日本公司名字？

陈：不知道。现在那公司搬去 JOHOR 了，那地皮拿来发展屋了，刚搬两年。

刘：做了 STOR 还有换工吗？

陈：我做了 4 年就没做，过后就出来种花，然后买地，那时候一块地两千五，我共买七千，种 Orkid.

刘：买地得钱交给谁？地跟谁买的？

陈：那个地是这边人的，他们以前申请拿到的地，他们这地做农场的，后来他们不要了我才把它买过来。

刘：你种花维持多久再把它卖掉？

陈：我做种花差不多十年，从 1983 到 1993。

刘：种花能赚多少？

陈：那时种花草收入很大，你会种的话收入很大。我种玫瑰的，我每天剪它花去卖的，那块地赚了好多钱，我申请一块土地在美丽村建了独立式，花了整一百多千。一九九十多年后太多人种花，我把地卖了，有些地卖了 15 千。还有一个还没卖，现在租给人一个月 RM250。这个地我买时是七千，不到一年我拿回七千了。

刘：1993 年没种花过后做什么工？

陈：没做什么工了。我去 Market 那边做下 Exercise,就赚一百块，帮忙送菜，一个月就 142 块。

刘：这些钱是政府给的吗？

陈：是。

刘：除了送伙食还有做什么工？

陈：没做了，现在我做参议会主席，做义务，时常出去政府部门做些文件。1976 年我是做议会的主席，我是中选议员。那时候的人有千多个。

刘：怎么样的投票？有谁跟你竞赛？

陈：病人要投票选举，有人提名，我提名主席，你提名主席，什么人都可以提名。我们有一张 form 填得，有人 sokong，两个人就可以提名了。那时主席一个月三十块，现在一个月 140 块，职员现在 100 块。

刘：有谁没选到

陈：票数多就被选到。2 个没被选到。翁子英，另一个去世了，张生，也死了。

-第三任主席，后来没提名，不做了，去日本工厂做，工钱太少。现在才提名，做了 4 年，第一次提名在 76 年，那时还没种花。

iii. 陈兴——（012:003）

编码:	012
受访者姓名:	陈兴（陈）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蔡翠芳
访问次数:	第三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08日
时间:	下午12时07分至下午3时10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静修院
访问语言:	华语

刘：参议会选举是怎么样的？

陈：主席一个人委任两年而已，一共11个职员，当中有主席、财政、秘书和八位普通职员。

刘：什么情况下病人才参加选举？

陈：非公民不能投票，是马来西亚有蓝色IC的就可以投票，所有人都可发言，行政语言国语。

刘：主席如何选出来的？

陈：直接提名，多票者就被委任。

刘：是自愿还是朋友提名？

陈：现在担任两年后，若没人再选，没人提名，原任的就再继续做，就四年。

刘：财政和普通会员是也是人家提名的？

陈：财政-职员投票；秘书-所有投票者去选。

刘：参议会怎样成立和其任务？

陈：方便居民，所有病人都有权利在这里发言，好像对病人不利的问题都可以投诉，处理问题。

刘：参议会在第几年成立？

陈：1957年成立，国家独立的时候。

刘：成立至今你是第几任主席？

陈：第五任。1970年也担任过主席，一共做了八年。

刘：第一任主席是谁？办公室有纪录吗？

陈：第一任不知是什么人？没有记录。翁子乡是第二任，任了四年。他做了六年左右。第一任不知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王进聪做了六或七年左右，蔡强提名中选了参议会的主席到 2006 年。我 2006 年做到 2010 年。

刘：两年选举一次，可是这些主席都是超过两年了，就是说他做两年后又再继续，再提名？

陈：再提名，再竞争，没有人提名，就不劳而获。

刘：主席需要负责什么工作？

陈：监督和分配所有职员工作，监视所有文件，来往还是进入款项，有关钱财有来有出都要主席签名，为病人服务。我们主席都有时常出去帮助病人，这边的老人家。政府部门，有主席带他们去，有时候秘书两个。

刘：你们怎样带他们去办？

陈：有的这边的人不认识字，我们带他们去，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

刘：除了这些，还需要做些什么？

陈：我们做主席的范围很大，好像这个区的问题都要主席去处理。例如带病人去办手续，与外面人政府部门（医院上行政）联络。

刘：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开会吗？

陈：处理问题不需开会。开会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要深设性什么问题，才要开会。两个月定期开一次会，有时一个月开一次，有重要问题临时开会。

刘：每两个月开会定在什么时候、地点、时间？

陈：会议在议会厅。议会厅早上十点开，解决完文件，不定的时间。

刘：通常是什么时候？

陈：星期二、星期三，不确定的日期。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报告，给职员知道。

刘：每个人都要出席吗？

陈：每个人一定要出席会议，限定一个人不能够超过三次缺席。

刘：你们出席的人数是 11 人吗？

陈：现在 11 人中去世了 2 个职员，现在只有 9 个。去世的人是华人-Koh Kee Sin,印度人 Kasena。我们议会有规定最少的民族要有一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

刘：有女生吗？

陈：有一个女的。以前做过财政的 Tan Ah Ngor(第 3 任)，第一任财政 Anthony (印度人)，第二任财政张生。

刘：工钱哪里来？

陈：1970 年，每个职员一个月 RM20，主席、财政、秘书是 RM30。有人提议津贴太少，后来 1996 年津贴给主席、财政、秘书是 RM140，职员 RM100。

刘：带病人出去看病，有 crème 参议会的钱？

陈：议会有安排车夫载病人出去，车夫是梁鸾，一次办公工资是 RM20。

刘：那辆车只有车夫驾，其他人不可以驾吗？

陈：我们只申请一个车夫。马士利车是以前法国理事馆送参议会的，已经 20 多年了。

刘：职员任务？

陈：有申请福利金，每个月派给他们 RM20，派钱给全部病人。钱是种花花农自愿捐给参议会的，有人捐店铺 18 间。农历新年、正月十五、清明、端午节、中秋节、过冬都有派钱。外面有人送礼物，又派给病人。

刘：派菜

陈：医院管理，不是参议会管，主席可监督，如果菜不好，就叫人送回去换新的菜来，为居民服务。

刘：派给医院和住宅区的人吗？

陈：都一样的，钱多就派多，钱少就派少，看经济。

刘：人数

陈：现在 232 人。女人楼-62 个、东院男人楼-六十多个，中院 114 个。

刘：有病人去世后，你们怎样知道。

陈：病人去世，医院工作人员会验出死因，有报告，尸体放在停尸房，等他们的家人、亲戚帮他们安葬。屋仔的病人也一样。

刘：秘书的工作？

陈：所有来往的文件。

刘：财政的工作？

陈：来往的款项。

刘：没查帐？

陈：拿去外面会计师查账，一年 RM1100,以前有间公司很贵，换了。

刘：保安是谁请的？

陈：政府，不是参议会管理。

刘：还管理什么？

陈：投诉对病人不利的问题，护士对病人不好的问题。

刘：割牌出去的人再到回来，他们投诉没拿到粮食，你们会帮吗？

陈：他们是健康的人，没有牌的人。他们得不到这种权利，他们偷来这里住的。他们没有证件。卫生部证明他们是健康的人，不必赞助他们，他们必须找自己的生活。

刘：屋仔也有健康的，也受到政府的帮助。

陈：因为他们也是健康的人，在外面也是健康的人，如果医院没有病人，这样医院就没有用了。卫生部不承认外面的人，他们没伙食。应去外面谋生。这边的人年纪大了，没有家乡，没有亲戚。他们住了五六十年来了。不能赶他们出去了。

刘：资料卡

陈：好像牌，全部记录，证明一个证件。

刘：没亲戚的病人去世后怎样处理？

陈：五六十年代是政府埋葬的，70年代后有人报效棺木，现在佛教静修院出钱。佛教徒的就放两三天才出殡去埋葬。若没人认领-放在停尸房-埋葬，基督教、天主教的-当天埋葬，很少放一两天才埋葬。

刘：埋葬在这里的坟墓？

陈：医院有个土地给他们埋葬。

刘：五一三事件？

陈：这里也埋葬了五一三事件的人。

刘：那时心情？

陈：很怕。医院叫我们不用怕，有的吃、有的住。

刘：五一三的人都埋在这里？

陈：医院载来埋葬，都包住了，没见过，分不清男女。

刘：你的心情怎样？

陈：我那时是武术教练，六岁就跟父亲、师父学武术，在柔佛学习。

iv. 陈兴——(012:004)

编码:	012
受访者姓名:	陈兴(陈)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蔡翠芳
访问次数:	第四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09日
时间:	下午1时07分至下午2时15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静修院
访问语言:	华语

刘: 你在福建会馆担任主席多久了?

陈: 1954年成立-1996年为了经济问题, 会馆关闭了。1999年, 重新建造会馆, 人数百多个。有音乐队、化妆队, 10年后会馆破烂。得到马来西亚福建的总会支持, 再把它成立下来。要保留下来, 要帮忙他们, 因为会馆还有会员, 象个老人院酱子。像个会所, 可以交流, 联络感情。得到社会人士帮忙。

刘: 会馆主席有工钱吗?

陈: 没有, 义务的。

刘: 与参议会有关关系吗?

陈: 没有。

刘: 参议会宗旨?

陈: 有人有困难就叫我们帮忙他们处理, 如: 安葬。

刘: 参议会负责什么的?

陈: 在医院范围, 不包括外面。所有利益, 病人都会得到。

刘: 对外面需要负责吗?

陈: 严重的病, 医院就送去外面的医院, 参议会就会去探望他们, 照顾他们。

刘: 车夫载吗?

陈: 完全是服务, 所有的人都不必给参议会钱。

刘: 参议会的费用?

陈: 参议会申请到地方来种花, 花园赚到的钱就给参议会, 就收起来, RM2300多, 不完全给, 参议会派钱给没工作的人。有工作的人没权力享有 RM20,

刘：目前有几个人享用那笔钱？

陈：有四十左右的人享有。MaLRA 救济会固定给钱，存下给病人。

刘：除了参议会，从哪里得到钱？

陈：华人新年时，外面社团给款项派给病人。

刘：谁保管这些钱？

陈：财政。还有秘书。账目的人已死了。

刘：为什么没找人来代替？

陈：没人要做。

刘：麻风救济院的钱从哪里来？

陈：他们有很多资产，这个叫 MaLRA，资产雄厚，有地产、有产业。这块地是属于我们医院、病人的地方。1930 多年时，苏丹批准这块地给病人发展的，我们没能力去开辟这些森林、土地。就叫 MaLRA 救济会帮我们开辟这些土地‘油棕、树胶…病人小孩子可以申请赞助金。MaLRA 机构很雄厚，每个月一定要给我们这笔钱给议会，它一半财产属于这里的，病人要向 MaLRA 申请。

刘：MaLRA 几时成立？

陈：不了解内容。

刘：有文件证明这块地是你们的？

陈：1930 多年前，马来西亚没独立以前是医院管理。外面不可干涉我们的行政，我们有参议会、院长医生处理。没有文件。

刘：医院定期给钱参议会吗？

陈：没有。

刘：政府？

陈：参议会自立一点，我们自己想办法帮助病人。

刘：怎样分钱？

陈：固定节日，华人的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就派一点钱给他们，最少每人派 RM20，收集多少钱就派多少钱。

刘：参议会组织结构是如何形成？

陈：那时这没机构代表所有病人，分开各宗教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参议会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机构，所以就组成一个参议会。

刘：有章程的吗？

陈：不了解里面的章程。一次担任两年，两年后又再转去。

刘：可以延续那个职位吗？

陈：不能。

刘：有维持下来吗？

陈：有维持，到现在一样。

刘：组织构架以前和现在有什么改变？

陈：以前参议会很少人了解这里的情况，1986 年开放了，所以的人都可以来这边，我们参议会就会被人了解，外交社团都来和我们交流，那时没开放，没人知道，现在不一样了。

刘：什么社团？

陈：TOTO 是马票的，每年赞助五千块，云顶林梧桐的社团也会帮忙，星洲报馆也会救济参议会。

刘：他们自愿给的吗？

陈：是有学生写信去向他们申请的。

刘：参议会是最大吗？有比参议会更大的组织代理吗？

陈：我们参议会属于一个参议会而已，所有病人属于参议会。病人投诉参议会。

刘：如果有病人向你投诉，你是主席，你需要向你的上司报告？

陈：有病人告诉我吃了什么东西不好，什么东西吃了不饱，他会投诉我，我就会马上向这个医院交涉这个问题，找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医院有行政管理，我们病人的问题投诉了一定要报告。

刘：怎样报告？一个月一次？还是向院长报告。

陈：不一定，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发展医院，院长就叫我们去开会解释。

刘：时常在哪开会？

陈：医院的会议厅。

刘：有谁去开会？

陈：牵连到医院的问题，叫院长过来我们参议会讨论，叫他们过来讨论。

刘：在他们能把开会，有谁过去？

陈：就我、秘书和财政去开会，有时全体 11 人去，简单的会议最少来两个去。

刘：是每个月吗？有大件事才过去吗？

陈：不是每个月，一定有什么的问题，他们才开会报告。

刘：平时就是你们参议会自己开会？

陈：有时病人给我知道这个问题，我就一个人去向院长交涉这个问题，所有的问题要院长来处理。

刘：你跟院长有沟通的问题吗？

陈：因为院长跟我们都是要沟通的。

刘：院长语言？

陈：国语、马来文。

刘：他们通常开会都是用马来文开会？

陈：马来文。

刘：参议会要什么活动？

陈：外面的社团要来这边跟这些老人家，关心老人，举办一个联欢会来跟所有病人联络，所以我们参议会就是有一个跟病人谈他们的什么事情。

刘：那是什么活动？

陈：今年都有… 有时候都有，过年、中秋节，他们要报效我们，叫我们开一个晚会。

刘：有没有固定的活动？

陈：没有固定的，他们一定会通知我们，我们会安排日期。

刘：你们参议会本身有没有举办活动，不是外面的？

陈：因为我们不要浪费这笔钱，外面人资助我们，我们才主办这个所有的活动。

刘：从以前到现在有谁贡献最大？

陈：这几年来，每个人都对参议会都有很多贡献，很多的信心，我们都有与外面的社会不适合就交流，所以他们都给我们义款，寄给我们，参议会派给病人，参议会就有信心。

刘：参议会的职员贡献？

陈：到外面去交流，叫其他人帮忙这里的病人、老人家，我们的议会目标就是要帮忙老人家。

刘：参议会这么多人里面，哪一个是你印象最深刻，他做的任务是最好的，对人民最好的？

陈：我觉得这里的病人得到更多的利益。

刘：参议会未来对社团有什么帮助？

陈：我们参议会的人数越来越少，缺少很多人力，将来外来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帮忙，我们参议会很难生存。因为我们每年拿固定的钱来派给这里所有的居民。

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注意才可以维持这个参议会？

陈：最好有保留原状这样，不要有什么问题发生。他们拿去发展，我们的地方就越来越缩，他们有花圃，捐助义款给我们参议会。

刘：这里多数是老人家，以后人数少，你有注意到这问题要怎样解决？

陈：每个年纪太大，60 多岁以上，因为这个地方，我个人想法，没能维持太久，因为人数太少，这个问题的，土地好像黄金一样，要拿来发展，我怕他们发展得太快，对病人上的利益就损失很多，我希望能延迟多十年或八年，让病人可以过舒快的晚年。这里人数少了，地方大了，政府要把地方缩小。

刘：他们这样做应该吗？

陈：好在对政府发展对人民有利益，不好在病人的损失。

刘：你觉得有解决方法？

陈：我有代表病人问卫生部长关于土地发展，他说你们住的地方一定不会发展，他担保并叫居民安心。

刘：那时东院被拆不是拿来发展吗？

陈：卫生部有出通告说这个地方拿来发展，参议会的职员主席没有代表性也没权阻止发展。发展商有出广告看有没有人反对，若有反对就延迟下来，不可以发展。当时没有人反对，所以过期了。当时我不是主席，我是另一个职员。当时的主席是蔡强。他们有出一个蓝图发展这个地方，现在我一定要知道这个蓝图。我参议会一定要拿到这个报告，后来他们正式发展了，他们就给我一个蓝图，已经决定了。

刘：参议会有激烈反对

陈：参议会有代表，跟外面有影响的人讨论，有跟发展商讨论，可是发展商说这是你们参议会的选择，现在是跟你们讨论怎样安慰你们。你们就搬来中院住，讨论后就从东院搬来中院。

刘：当时是被逼得还是同意？

陈：讨论后，他们都可以接受。

刘：监狱

陈：监狱被拆了。发展商会重建监狱，可是我看过这张图，所以是决定在东院的一个地方重建。监狱都没了，再建也没意义。还要浪费一笔钱，好像建一些对病人、老人有利的，好像屋子、道路。

刘：监狱被拆有事先通知吗？

陈：一来了，那时是晚上。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拆了。我们要阻止不给他拆。动工后才阻止。

刘：院长有阻止吗？

陈：这个地方是在蓝图里，他们公务员不能阻止，院长是公务员不能阻止，只有想办法解决。院长叫我们跟发展商对话，讨论解决方案。病人叫他们以赔钱来解决。一个地皮不定的，有的七千，有的五百。一间屋给七千，还有种花的地方，一间十五千。发展商的赔偿。参议会会有种花的土地，有赔给参议会九十千，这笔钱完全派给所有的病人，这是病人的财产，一个病人有三百块。

刘：未来政府会拆吗？

陈：私人感觉是不久时间，自己的想法会是这样，6、7、8年会完全没有。

刘：想搬

陈：未来搬去东院，那里一楼的空位太多了，没人住。全部搬去都可以住，明年女人楼搬过去，现在女人楼会给那些永久性的病人住，因为他们那些病要比较久的时间。现在那些 AIDS，肺癆病，比较危险的病人会来这里住，他们现在有来了。要搬走，怕传染。这个地方不会拆，现在外面的人有来这里治疗。

刘：博物馆有意义吗？

陈：是好的，医院拆了这里还有博物馆，有纪念性，有不幸的人在这里，意义是很好的，希望所有的人来支持，希望所有的病人慷慨，把不要的物资的东西捐出来，开放给外面的人来参观。

刘：你有捐出什么历史文物？

陈：我一定会捐出有历史性的给博物馆，我自己的东西我一定会拿出来，以前我有提议，院长也接受。那天开会我提议这个问题，要这个地方，他就答应。所有学生都来帮忙，这里没这样的人才。年纪大了。

刘：博物馆没人顾的问题

陈：扫地的，叫私营化的处理清洁的。最好一星期一天开放，因为没工人照顾这地方，到时就找个工人。

陈：到时候就请个工人看管一下博物馆，是我们职员去帮忙看顾一下，宝贵的东西存在。

刘：你说开一天，是星期几？

陈：最好是在星期天。

刘：平时没有开，这样外面的人不能来参观？

陈：这个博物馆是属于我们参议会管理，我们可以…等我们开会才处理。我们要在早上九点开放到下午五点。

刘：有人在里面看守这个博物馆？是你们的人？

陈：一定要找人去看守这个博物馆。

刘：博物馆隔壁开咖啡厅，意见如何？

陈：给人喝杯茶、休息、聊天。

刘：有什么要改进，变更好？

陈：这地方…地方的美丽。政府不会支持、拨款，政府不会承认的。其他工作就叫…去做。这个问题将来我们可以说慢慢想个办法，可能凑到一笔钱来。

刘：你是说跟医院拿这笔钱来还是什么？

陈：医院他们是扫地，可是要买建筑的东西的问题，因为这是属于他们的博物馆。

刘：你觉得这个博物馆开了以后会被医院的人再关了回去？

陈：这个医院我现在知道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参议会来管理，不要给医院去管理。这是我们的资产，我们来传授，不要给他们。

（呈交协议书）

附录（七） 梁志君笔录稿

i. 梁志君——（编码：访问次数） / （025:001）

编码:	025
受访者姓名:	梁志君（梁）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郑宇秀
访问次数:	第一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7日
时间:	上午9时48分至上午10时59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
访问语言:	华语

刘：Mr Leong，可以介绍你自己本身吗？

梁：1939年3月21日出生。在丁加奴（现为登加楼）出世。父母过世，很多兄弟姐妹。8个哥哥2个姐姐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我排行第三。

刘：有妻子吗？

梁：有。妻子是印尼华侨。在病院认识的，有一个孩子。现在20岁在吉隆坡的学院读书。读物理治疗。

刘：是什么时候入院？怎样发现的？通过谁介绍来这里？当时心情怎样？

梁：1957国家独立那年入院的。17岁发现，没有治疗直接就来病院。外面的医院派来。那时国家独立，自己也出来。以为这里是绝望的地方，自己很伤心。当时这里和外面是隔绝的。这里的地方又偏僻，当时都没什么车的，整条路两边都是树木。

刘：谁送你入院的？

梁：舅舅送我入院。一开始是住病院。过后知道这里有学校，所以申请要继续我的学业。自己在外也有读到初中三，后来转进英校读下午班。这里的学校也是英校，我可以一直读到中学五年级，From 5。以前有考试，考英国剑桥的。

刘：当时你住学校那里的儿童房？上学情况？

梁：住屋仔。一间住三人，五间住得满满。上午上课到一点多，之后在家没做工。种些花草来卖。

刘：父母进来过看你吗？兄弟姐妹呢？

梁：父母有来过，但不常来。我们住很远。我妹妹有来看我，不常来。过年过节有来，带点东西来。

刘：你现在住哪里？

梁：295 中院。

刘：进来的时候，以前这里和现在的区别？

梁：以前很多年轻人，当时有千多人、两千人。有篮球场、足球场可以活动，很多打篮球、打羽球。学校还有童子军活动。

刘：你有参加童子军吗？一些学校活动？

梁：没有。那时候参加要健康，我那时不是很健康所以就没参加。也是有组织去外面玩玩。

刘：其他亲戚有来看你吗？

梁：没有。

刘：怎么认识你妻子？跟我们分享什么时候认识？怎样拍拖？

梁：也是麻风病过来的。30 多岁才来的。我 35、36 岁遇到的。只是谈天啊，没拍拖。那时人家介绍自己不敢去。

刘：介绍你的人，朋友吗？还在吗？

梁：那个朋友过世了。

刘：你妻子还在吗？

梁：妻子还在。

刘：没一起去看电影，看戏吗？以前不是有戏台吗？

梁：妻子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戏台了。自己小时候就还有，每晚都有。一开始是露天的，大家从家拿椅子去，在路边看。有些坐在草场上。下雨时就拿着雨伞看；大雨就没有。什么戏都有。

刘：印象深刻哪一部电影？

梁：那时啊，很久了记不得。后来这里（指的是参议会礼堂）有做那些 李小龙的武打片、西洋片，牛仔的。

刘：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没在做戏？

梁：70 年代。那时我们这里有人卖酒。外面有人喝了可能是有什么事，就说我们。然后还有登报纸的。之后大医生就全面封锁做戏的，因为每次做戏时候都很多外面的人来看。

刘：那时已经开放，外面人可以进来了？

梁：那时候自由进入了。那时候播李小龙的戏，外面的人马来人、印度人都跑来看，礼堂 都满了，站在外面看。以前没有墙壁，后来打羽球才有墙壁。所以那时站在外面也看得到。

刘：你说那时候有登报纸？你还有存着么？

梁：没有了。英文报的，很久了。

刘：当时你们结婚了吗？

梁：还没。

刘：认识多久结婚？第几年？结婚后住哪里？

梁：1年。不记得了。我女儿现在20岁，1990年。也是住在这里，和现在一样地方。

刘：有什么是最大变化吗？

梁：变化大。以前我们人口多，他们都住在这里。现在发展全部拆了，这里建筑物都是外面人来盖的。医院那些。

刘：那时候你们有做出反抗吗？

梁：有。不过那时候反抗也没有用。他们要发展就发展，政府批准那个地给他们，给那个学院的。

刘：妻子现在几岁？她父母亲有来看她吗？

梁：四十几岁。她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他们那边老了的不知道啊。

刘：你们病医好后有想过出去吗？

梁：要看情形，看你的体态啊，每个方面都要想过。每个人都想出去的。那时候学校关了，他们都回去了。

刘：回去的有没有再回来哦？

梁：有，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聚餐会。

刘：每年的什么时候？

梁：每年的四月，就在这里礼堂聚会。

刘：大家都会一起回来吗？

梁：没有大家啦。越来越少了，有些地方远。一些人五六十岁都老了。有个移民到外国去，也是有回来。有朋友移民到加拿大，名字叫颜奇山（译音）。以前在这里有学过修电子那些，所以去那边也是做这行。

刘：你毕业之后出来做什么？

梁：出来做工，做一些临教。教书的生涯，就代课。教地理算术，华文是下午的。没有老师时就去顶替。

刘：那有老师时你不是没有工作？

梁：就做其他。做文员咯。

刘：当时薪水多少？

梁：很少罢了，津贴而已。一百几十块。

刘：老师薪水也一样？你不能变成正式老师吗？

梁：一样。没有空缺嘛，这里不是政府给的。全部是在这里的。

刘：那做工时间呢？不会碰到教书的时间？

梁：一样，八点到十二点。Clerk不是每天有的，空缺的时候才去顶。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工作，做满了。

刘：除了 clerk 和临教还做过什么？

梁：没有做什么，就种些花草来卖。

刘：有没有出国旅行？去哪里？

梁：一两次罢了。去新加坡、泰国，玩罢了。以前这里有一辆巴士，会组织去外面。那时有去新加坡那里一间麻风病院，我们有去作访问。他们有时也会来这里访问。时常有联络的，我们去那边也不用说住酒店那些。

刘：巴士不在了吧？汽车呢？巴士多久出去一次？

梁：没有很久了。汽车就有。巴士那时每个拜三和拜六两天，都会有人下坡，去吉隆坡。多数星期六下午很多人没做工，就会出去。

刘：有点名吗？几个人下去？司机也是病院的人吗？

梁：有。他们会来报名说今天想下坡。来这里报名，40 个人。司机是外面请的。车租就自己给，一块钱、五毛钱很便宜的。钱抽出来还要给那个跟车员，巴士司机也是抽那边给的。

刘：那时候巴士哪里来的？

梁：那时候报效的。车子也是报效的。巴士不在了，又找不到车夫。

刘：那时候你们出去外面的人怎样看你们？

梁：起初异样的眼光，去吃饭喝水有时候他们不招待的。起初没有巴士时，他们跑路出去搭那个公共巴士。那时候的情形不给他们上车。所以我们就找人报效。他们跑到一英里外。他们都偷偷出去的。我没有，我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

刘：那时候你出去，别人的眼光你有什么感想？

梁：感到不爽。但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去看电影，看完就回来了。

刘：有没有特别的人不会用那种眼光看你们？

梁：我是不感觉到啦。有些年轻人不那么鄙视，老人家比较会。他们老一辈人思想比较。他们不明白医药可以医这个病。他们多数打包回来吃，出去之前会吃。下午四点会出坡。晚上十点十一点会回来，就回去打包。

刘：有没有试过忘了人载回来，那个人没办法回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梁：我看是没有，因为他们都是成群结队一起去的。有些分开一堆堆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刘：那时候很多人要出去吧？

梁：有。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表格，要填说我现在要去吉隆坡那些。然后写名字交钱。

刘：巴士是什么时候报效的？是每次坏了才买，不是同时拥有两三辆？

梁：有很多辆。我们麻风救济会也有买。是，每次只有一辆。

刘：现在这辆车跟普通操作是不一样的对吗？

梁：一样的。只是我们申请路税不用钱。驾车方式一样的，跟外面一样的。

刘：这里有什么特别事发生吗？像是有人吵架不合的？

梁：那时候和外面一样，一定有吵架的。如果有人犯罪，我们这里有监牢。不过现在拆了。给他们学院建筑地方，他们硬硬拆的。带你们来那个张集强老师他们要申请保留文化遗产的，后来保不住还是让人拆了。

刘：有进过监牢看看吗？什么犯罪案才会进去住？

梁：有，后来给那些神经病的人进去住。打架、偷东西啊都会进去，我也不知道。我进来时罪犯也只剩一个。

刘：你进来时什么还在现在没有了的？邮政局那些？

梁：中院咯，现在还存在。邮政局有啊，我差不多很像 **postman** 这样的人拿进来，我们拿去派咯。寄信的时候也是咯，我们帮他们拿出去寄。

刘：结婚后生的女儿和你们一起住吗？

梁：我那时候就住在一起。早期的时候分开，因为早期时候不知道能不能传染。后来他们知道这个病是不会传染给下一代的，就让他们选择自己养咯。早期孩子生下来要放在那个 **baby home** 婴儿室，要隔绝不能见面。

刘：多久后才能见面？不能自己保留下来吗？

梁：不知道。要叫别人来领养。如果没人领养就拿去孤儿院，那些教会。可以，交给家人亲戚养。亲戚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孩子不感领养，多数都放在那边等人领养。

刘：父母是哪里人？

梁：父母也是丁加奴人。

刘：你当时进院前是直接去看医生吗？当时有什么医生？还记得名字吗？

梁：去病楼看，在外面，医生写信推荐进来。信不在了。当时的医生是那个 **DR. Reddy**，是大医生。还有其它医生，以前的医生不多，其他忘记了。还有护士、护士长。

刘：那时进来如何治疗？现在还有吃药吗？

梁：那时已经有 **safun** 了，一直吃。吃三个月就好了。多数没有吃了。

刘：当时住进院住多久？

梁：住一个月就住进屋仔了。

刘：住哪里？还记得门牌吗？住多久才搬？

梁：现在拆除了。95号，住8个人。之后搬去东院401，一直住到结婚搬到这里中院295。

刘：住这里有常见医生吗？多久见一次医生？

梁：一星期吃两次药，一年见一次医生。拿药时要当面吃的，护士会在那里看，因为怕有些人没有吃。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就会在那里排队。护士长坐

在那边，以前有给补品喝的。什么养肝的，还是一些维他命 B。补回给你，怕这个药吃多了不好。怕你贫血，吃了药后给你喝一杯。

刘：吃完药才去上课？

梁：是。这里的孩子一星期检查一次，全身检查，护士检查的。护士叫 Miss Rui。住在外面的 18 岁的就没有检查咯。

刘：和你一起上课的人多吗？中小学全部一起上课吗？

梁：不多人。有很多间校舍，8 间。隔开上课的。分年级的，有些一二年级的不多就放在一起。两班放在一起在一个课室。没有分年龄，你要读就进去读咯。

刘：这里不是有一间研究的？

梁：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科学，我们没有这个老师又没有设备。读地理、历史。

刘：当时几个老师？

梁：五六个。

刘：校长是华人吗？有换过校长吗？

梁：是。校长叫严仲富，他是福建人。他是第二任了。之前的都不知道。第二任之后就没有。他是割牌了的，拿外面的薪水。他在吉隆坡读到很高的。

刘：你毕业后学校继续多久才关闭？

梁：一两年。因为很多鼓励割牌出去。

刘：像你的工作是 clerk，你什么时候进来做秘书的？

梁：有二十年了。1989 年，有拿薪水。做两份工。薪水 300 块一个月，是参议会给的。二十年前没那么多，第一次薪水是 100 多块。后来没有人手，两份工变成一份工，变成 300 块。

刘：怎样组成参议会的？什么时候组织的？那你是第几任秘书？

梁：当时人口很多。三四人管不完，就成立参议会。一九五多年，我还没进来做就已经有了。我是第三任还是第四任了，上一任是 francis disclosh，是印度人。现在过世了。所以我接手咯。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四任还是第三任。之前的都没有记录。

刘：怎样进来参议会？怎样选法？

梁：参加竞选。本来是一年一次，后来改成 2 年一次。有广告。有三个职位，主席、秘书，普通 议员有 7 个。财政就从 7 人选出。选票印你的名、相片。

刘：几时开始换两年一次？

梁：忘记了。

刘：每次参选都是你？

梁：过后都没人要参选，现在没什么人要参选了。过后人都老了，没有什么选了。

刘：可以说下你的工作范围，参议会怎么维持？

梁：整理书信，和院方的书信来往。一些进来要知道情形，要求报效啊都会写信、要求信。地租给商店做生意的，我们收租。有跟大的花圃收 100 块一个月，本地的收 80。咖啡店也有给，大间收 100；小的收 80。有些病人要求像是配眼镜，帮他们拿了度数去买。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会，现在就没开了，都没什么好谈的。以前有 11 个，现在都没人参选，只有我们继续做。人手不够，人都老了都不能动。多数是印尼华侨能动，年轻的都是印尼华侨。还不是公民，所以不能参加。有申请到居留证。我们每一年都帮他们申请一张青色颜色的登记。也是政府提供他们食物。

刘：现在病院多少人口？有记录吗？

梁：住在屋子和医院的有 230 多人，236。有记录，就挂在那里（参议会办公室）。有人过世就要打报告，打电话问医院管理的人人口多少。中院的就问派伙食的李初成。他只是做议员的工。

刘：听说现在伙食要取消了？换成给钱的是你们要求还是政府？

梁：要换成派钱咯。我们要求政府的，因为没人做工，越来越少。人又老，吃的东西也不合口味。拿钱就喜欢吃什么就自己买。

ii. 梁志君——（025:002）

编码：	025
受访者姓名：	梁志君（梁）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郑宇秀
访问次数：	第二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 年 10 月 7 日
时间：	晚上 8 时 20 分至晚上 9 时 03 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中院 295
访问语言：	华语

刘：你名字怎么写？

梁：梁志君。志气的志，君子的君。

刘：刚才说到病院的伙食怎样分配？

梁：Kapala 是做工的工人，那个地方叫派菜房，我们普通叫菜房。

刘：谁负责派菜？

梁：有个头李初成作主持，手下工人叫 kapala 负责派几家人。

刘：工人的工钱？谁派？

梁：政府医院出的。叫津贴金，不是工钱。

刘：花园是你自己的吗？

梁：自己的，种了买卖。我们是小型的，自己做自己卖。

刘：当时读书上课几岁开始上课？

梁：我进楼时 18 岁已经读到初中三。外面是读中文，这里是英文的。多读两年。我们没有科学的。读地理、历史，都是英文的。这里华文教到小学六年级。

刘：那时考试成绩如何？成绩册还在吗？

梁：考到 3 等。不知放在哪。

刘：参议会怎么组织？是谁提议形成？

梁：以前应该是院长提议的。因为医药人员只有两三个，病人两千多。需要人来管理。有什么事可以帮病人解决。有什么麻烦可以通过议会跟院方通话。

刘：想了解选票里人的背景。（kertas undi 2005）

梁：他（1 号：冼滔閒）有去过台湾，他和初成两个人跟张集强去过台湾。这个马来人（2 号：耶哈也.旦）去世了，之前住在 kampung 的。他妻子是外面的人，住在这里附近。两三年前过世的，埋在马来坟墓那里。不大清楚去世原因，是五六十岁人。好像是霹雳州人。

刘：3 号杨良金什么时候进来病院？里面你有比较熟哪一个人吗？

梁：不知道。全部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背景我不知道的。很多是小小就来了的。

刘：8 号（许庾辛）这个几时过世的？什么原因？

梁：也是两年前。因为生病过世咯，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一下就过世了。他妻子还在，是这里人。

刘：过世的人通常在哪里办？

梁：带回去他家，perak 那边。没埋在这里。他妻子现在就住在这边。

刘：9 号黄金友就埋在这边？

梁：这个拿回去，火葬。

刘：埋的地方和火葬的地方不同是吗？

梁：不同。这里都没地方埋，就拿去外面火葬。

刘：葬之前不是要放几天？

梁：没有，隔天就马上拿去火葬。因为他家人从很远来，他没有孩子。

刘：这个很好奇，这么多人里她唯一一个女孩子，可以讲下有什么勇气还是她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竞选？

梁：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年轻人。要求那些有读过书的人出来帮忙。

刘：那有谁成功竞选过？竞选后做什么职位？主席和秘书怎样选？

梁：这个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这个是普通的议员。通过复选选财政。不像主席直接选。主席和秘书的选票也是这样。不过没有人参加，就没有主席和秘书的。

刘：通常有养父母？其他人呢有养父养母吗？

梁：我没有，多数都没有。小的时候就住学生宿舍，不必养母。

刘：有再回去看兄弟姐妹吗？妻子的亲戚呢？

梁：回去过一两次。没有。他们有来过一两次，以后不懂还来不来。

刘：有常去旅行吗？交通？

梁：现在老了。以前年轻就有去新加坡、泰国，多数是下吉隆坡跑跑。去国外坐巴士，没有巴士之后就没去。有妇女组织旅行团，联络旅行社，她做组织咯。

刘：什么宗教？

梁：佛教。

刘：什么籍贯？

梁：我是广东。妻子是福建人。

刘：谈谈你的妻子。是哪里人？

梁：我早上讲过了，她是印尼华侨。

刘：说说这里的建筑物，你有什么感想？

梁：都是千篇一律的构造。以前后面那个部分是没有的，里面这里是煮饭的。过后自己打出去，厨房洗菜在外面，煮饭在里面咯。

刘：这里设计和中院其他不相同？

梁：是有些不相同。中院比较小。

刘：家私之类是自己买吗？还是政府提供？

梁：以前有提供一些简单的，两个墙角三块板给你睡觉的。

刘：其他建筑物呢？

梁：李初成那个以前是给高官住的。有空，所以他们搬去那边。之前他也是住在这边。本来我也是要搬去的。

刘：那做么不搬去？那里比较大。

梁：那里很寂静，没什么人。这里比较热闹。

刘：卖花一个月的收入多少？

梁：不定的。最多 1-200 块罢了，他们是外面买回来卖。我是自己种，在这里种罢了。

刘：花价每一家一样吗？

梁：差一两块就有。看人咯，有些大辆车来，就开价。

刘：结婚时在哪举办？没去佛堂哪里？

梁：没有举办，平常罢了。没有去，用车载她来而已。

刘：晚上没有宴会吗？结婚时间？

梁：也没有，我们随便煮煮朋友吃罢了，在家里。1992 年结婚。

刘：有注册吗？在哪里注册？有拍结婚照吗？

梁：有。注册了才结婚。在吉隆坡的 Gombak 那里有一个注册局。没有拍。

刘：你熟悉那个医生是什么医生接管？换了谁？Dr. Reddy 之后。

梁：Dr. Reddy。有换了 Dr. Beljawni，很多啦，忘记了。

刘：参议会会有记录医生吗？

梁：好像有，不过不懂放在哪里了。

刘：东院拆时，居民反抗，你们有什么感想？

梁：既然他们要发展就发展，我们也不能怎样。政府把土地给了他们外面起这个学院

刘：没反抗？很多居民反对？，钱？

梁：怎样反抗？没有反抗，提出抗议罢了。过后又跟他们拿到赔偿金，也没怎样。一个人赔七千多。

刘：当时后他们搬东西怎样搬？记得是几号吗？

梁：他们有 lorry 帮忙搬，政府提供的。忘记了。

刘：有去参与那个活动吗？

梁：抗议会。我们参议会，张集强带头。

刘：觉得拆东院是好发展还是不好的发展？

梁：我们人数少，空置地方也长草。印尼仔很多，迟早也给他们住的。东院没什么人了，没拆也是外劳霸占住的。这里又没什么保安人员，当时很多偷窃。

刘：没有人投诉吗？

梁：投诉又没有用，我们当地人没有采取行动。

刘：警察也没处理吗？

梁：有进来 2 次，抓了一些人。过后又没什么跑回来了。

刘：听说他们抢东西偷东西，你听过吗？参议会会有记录吗？

梁：有听过。参议会没有记录。有什么事情就告诉大医生。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事嘛。

刘：你们呈交的东西，现在的大医生有满足你们的要求吗？

梁：以前我们比较直接看到大医生。现在真正的大医生是我们 Sg. Buloh 医院的大医生。现在我们只属于他们皮肤部而已。现在要找他比较难。以前一两个月跟我们开会一次，现在很久没来。

刘：办公时间是？

梁：通常是办公时间 8-12，下午 2-4。

刘：做了 20 年参议会，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吗？

梁：就是搬迁的事情。他们给他逼迁，发展来这里。居民投诉。我们跟他们拿赔偿金咯。搬迁时，运输那些院方主持。

刘：监狱被拆一事？

梁：拆了也没办法，我们对文化遗产也没什么了解。留下来也是杂草丛生，对我来说也是没什么关系。现在也是空空，现在印尼人自己住种草。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也没有执行的人员。

刘：大医生没有采取行动吗？

梁：没有。

刘：你觉得博物馆觉得值得办下去吗？

梁：最主要要有人管。不然整天关门也没用，要有人主持。不然小偷来偷东西。

刘：有开会讨论？

梁：其实不是我们主意。是张集强他们的意见，他们要求我们找地方给他们开博物馆。

刘：你觉得值得开吗？

梁：不能够下结论。照我看来要有人去看，没有人主持也是没用。

刘：你们参议会可以开会选人去做看护者之类？

梁：谁会义务帮你做，人都老了。第一你又要会解释，人家来参观时你要会说。

刘：我们会放图，在文字上会解释。

梁：还是最重要有人去坐在那里主持。没人愿意去做，整天坐在那里。第一没钱是不做的，年纪都 60 多岁，哪里有力去做。

刘：博物馆到时候会有咖啡店，那样居民会常过去看。资料不足就由你们居民去提供，照片你会提供吗？

梁：之前有人拿去了。以前照片啊，生活照。主要是照片，都没什么了。医药的方面都不在了，有也是在医院那里。

刘：上次牙医那里有人进去偷，然后烧东西？我们有去收拾，放在邮政局那里。

梁：我们没有权利动那些东西。

iii. 梁志君——(025:003)

编码:	025
受访者姓名:	梁志君(梁)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郑宇秀
访问次数:	第三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8日
时间:	上午10时49分至上午11时44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会议室
访问语言:	华语

刘:可以说一下木蔻山,他们怎样进来?当时1969年的情形。

梁:那时513的时候,很多犯人。他们搭火车过来,我们有政府的车去接他们。救护车。

刘:当时人数数目?

梁:百多人,不确定。

刘:怎样分配?

梁:屋子早就安置好,大医生准备。计划准备很久,进来然后搬进去。

刘:还没搬来前,花几久安排?

梁:一到两个月,准备好。医院人做的,当时的大医生,不关我们的。

刘:会有吵架、不和的事,大事记有写?

梁:没有。一会有多少,环境不同,和邻居又吵不懂,没大不了的事。

刘:他们的食物。

梁:和我们一样。工作也是一样照旧分配。

刘:他们那时候来的时间?整个火车载满麻风病人?

梁:很早。晚上坐车,早上9、10点到。是。

刘:你知道1956的罢工事件吗?

梁:不知道,还没进来。

刘:513事件知道吗?

梁:知道。我1957年进来。

刘：这里有没有特别的状况？

梁：没有，左右 **kampung** 人怕我们，我们很多华人。他们来避难，我们以为要去打我们。我们就搬，结果不是。他们是来避难。他们是怕我们，我们怕他们，互相猜疑。

刘：外面人进来？

梁：没有，算平安。

刘：你知道马共吗？

梁：那是很早期了。那时三星党，帽子有三个星的。以前不叫马共，抗日的。

刘：你知道哦？

梁：都是听老人讲。他们常跑来这里，英殖民，之后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分子那样。但是都乱来的，认为谁是间谍，怀疑你就抓你去埋。**Samseng-samseng** 他们很残忍，晚上来抓你，然后去埋。

刘：这里人也这样？

梁：以前晚上是三星党的势力，白天是政府的。

刘：你在这里有参加佛教活动吗？

梁：没什么活动，最重要是卫塞节、中秋节那些去膜拜，念经都没去，因为没人来主持。以前有人主持，他死了就没有了。他名字叫上严法师。

刘：几时过世？

梁：不知道，静院有写。你自己去看。

刘：还有什么节日办大型活动的？

梁：正月十五，过了年最后那天。

刘：怎样办？派红包？吃是自己买还是外面？

梁：外面年轻人帮忙办，我们不大会办。吃饭，有茶果，外面人买来。我们自己也是有买。在静修院举办。

刘：有没有在大礼堂举办什么活动？

梁：过年过节时候，那些慈济有来。过去几年都有来。以前是派巴士载我们出去。

刘：办这些通常是谁提议？慈济会进来通知？举办几久了？

梁：我们自己组织。种花的他们出钱出力，慈济自己也会来。会进来通知。在这里举办两年了。

刘：圣诞节，佛教有去吗？

梁：没有庆祝。他们教堂自己有举办。佛教以前有参加，后来没有。以前教堂组织有派请帖咯。公会代表私人的。去的时候包红包给他，请你来给红包。以前的规矩很不好，外有柜台专收人钱。多少钱写上去，什么说什么多少钱放上去给人看。以前规矩通常给一个人 10 块，会馆 30 块。然后有炒面、炒米粉，听他们唱歌有些讲到笑话。有些更惨听他们讲教，肚子饿了还没吃。以前圣诞外面的年轻人回来弹吉他唱歌，没什么游戏，也没交换礼物。听他们讲耶稣咯，还要给钱。

刘：佛教没有像他们要给钱？

梁：没有给钱。卫塞节，你喜欢咯，要捐就捐，没有强迫你。每个人都会来捐。

刘：中秋节有拿灯笼走吗？

梁：拿灯笼走，没有。前阵子有人来主办，外面年轻人在那放孔明灯。

刘：这边居民有一起参与吗？

梁：老的没有。他们给他灯笼放在那里，没有拿去跑了。现在老了没去跑了。

刘：你刚来时吗？

梁：没有。中院放灯笼，坐着聊天，没点灯笼。

刘：学生自己有没有举办自己活动？

梁：公会那些，有人生日就有庆祝。

刘：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自己的活动呢？

梁：人少，没参加我们的。他们回教堂。

刘：举办活动时有没有参在一起吗？

梁：在学校的活动都参一起，他们都没有参。

刘：你说参议会一个月开几次会，一开始做秘书时，有常开会吗？

梁：也是没有，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一次罢了。没什么事情就没什么开会。

刘：开会有几个人出席？居民有参与开会吗？

梁：全部出席的。除了一两个没有到。居民没有，就主席秘书和那七个人罢了。

刘：那时候开会的形式、方法？有要报告院长吗？

梁：平常其他会馆的会议咯。感谢大家出席今天会议，报告上期的会议记录。读出来让他们听这样咯，不明白就再问。没有再报告院长。

刘：然后选举那个 10 个人和秘书主席分开选？那主席秘书怎样选？

梁：一样的，给 3 张选票。一张主席，一张是秘书的和一张是普通议员。

刘：主席一系列一系列那样选吗？其他也是这样？

梁：是。

刘：当时谁提议你做秘书？自愿的吗？

梁：朋友提议。一个提议另一个附议这样，两个人签名。

刘：当时多少秘书？

梁：最多两个，主席也是一两个。

刘：为什么会选择秘书这个职位？没想过做主席吗？

梁：因为没人要做。主席比较麻烦，秘书工作其实比较清闲、senang。文件我打的，主席只是签名。主席没读过书，不会英文马来文也可以做。只是开个会做主持会议罢了。

刘：没人反对？不会英文马来文。李初成呢？

梁：通过就通过了，没人反对因为没有人了。我给你看那个选票一大班不会。他会啦。现在的主席也是不会英文。

刘：之前两年选一次，你们真的有两年选一次吗？

梁：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麻烦五年一次。

刘：参议会里的人会有吵架？不合到很激烈吗？

梁：开会时会有的。平常很少见面，开会时会吵，不会吵到打架，是争论罢了。

刘：活动方面会否影响他做这个职位？

梁：他会讲，只是不方便，像是李初成他会讲，只是行动。

梁：以前有 11 个会员。

刘：现在有 7 个加 2 个？

梁：现在还有委员两个，一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印度人，代表少数民族。华人太多，加上委员，委员是院长加的不用选的。现在没有马来人，没有委任了。现在都跑不动，要委员都没用。

刘：然后这个什么麻风 2000 块？

梁：这是麻风救济会的。现在变成 2191 块。每个月派给没有工作的病人。以前一个月给 3 块钱，以前钱比较大，3 块很大了。

刘：以前的杂货店是自己开的？

梁：自己开的。他们的货品，我们医院每个星期六会给他们下去办货。他们不给外面的人进来的。星期六两三个头家坐政府供应的罗里去办货咯。

刘：搬货是自己的人去搬货？

梁：有三间的杂货店，店主自己搬。有什么货自己买。

刘：当时开店要租金吗？

梁：以前开店他们自己用屋子。

刘：水电费呢？

梁：这里水电免费。租金这里便宜，100多块一个月。

刘：会有人不还租金吗？

梁：有啊，那个印度人一开始有给，后来整天 tak ada wang tak ada wang 的拖了一年。

刘：外面小档口呢？

梁：那些是自己来摆的，以前收两三块。现在没有收了。

刘：谁负责收？

梁：以前有人收的，现在死了，没人收了。

刘：那现在每个月谁去收？

梁：没有收了。店就有收。

刘：你去收吗？

梁：财政收。然后我们每个月给津贴三四十块叫他去收。

刘：你们这里很多人驾摩多，打油去哪里？

梁：外面。有些老人家叫人买回来。很多都没有 license。很多人没戴帽子的，看到老人家都没有抓。去外面就有抓，里面私人地，警察没有抓。很多印尼仔也是没有 license.

刘：印尼仔在这里做什么工？

梁：有些在这里种花草。有些帮人打工种菜。以前卖那个台湾草五块，现在越卖越贵。

刘：现在后面没有住，为什么不把水电 cut 掉？

梁：有 cut。他们有钱给钱那个水务局来装。给钱他们就帮你做，不管的。

刘：后面的坟墓，你们有去记录吗？

梁：没有记录。

刘：那不知埋了多少人？

梁：一个人一个，会有多少人。不像 513，513 分开的。

刘：513 分开那埋在哪里？死了几个人？

梁：也是那里…80 多人，外面吉隆坡的人。外面没地方，拿来这里处理。找半山芭监狱的犯人来挖洞，找不到工人。那时紧急法令，找犯人帮忙挖洞来埋葬。他们大 Lorry 载来。他们来随便埋因为大雨，埋太浅。他们有叫马来西亚大学一个学生来帮忙，收拾好，不要乱丢。其中一个读马大医学院也来帮忙。紧急法令，下大雨，犯人冷到发抖。

刘：你会怕？

梁：我们没去，不是一天埋，几天，两三天。

刘：他们身上有淋黑油？

梁：不知道他们，80 多个人只有一个回教徒。

刘：多数…？男或女？

梁：我们不知道，华人，多数是华人。男女都有。

刘：为什么？

梁：以前乱的时候，看到就斩。Kampung baru ,chow kit

刘：跑来躲？

梁：没有，那么远。

刘：这些秘书的东西有存入电脑？

梁：近年才有电脑，有人包效。以前用纸所以很多不见。我不会用电脑，只会打字。

刘：会打不错，很多老人都不会。

梁：不会。台湾学生进照片进电脑。

刘：scan 进去？

梁：啊，存在电脑…

刘：照片在吗？

梁：在…有看过…

iv. 梁志君——(025:004)

编码:	025
受访者姓名:	梁志君(梁)
采访者姓名:	刘慧玲(刘)
记录者姓名:	郑宇秀
访问次数:	第四次访问(笔录稿)
日期:	2010年10月9日
时间:	下午2时45分至下午3时26分
地点: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参议会办公室
访问语言:	华语

刘: 参议会的宗旨目标是什么?

梁: 在经济福利方面能够帮忙病人。因为我们医院一直以来人手缺乏, 只有医药方面照顾病人。生活福利上所以成立一个参议会, 来帮忙自己的病人。福利上有需要、生活上有需要的, 经济上能够帮忙就帮忙他们。参议会也是一种桥梁, 医院和居民的桥梁, 要表达还是商榷什么都通过我们, 这些等等。

刘: 参议会具体负责些什么东西?

梁: 打扫是有那个 radicare, 他们管理打扫的。

刘: 参议会对内是帮助居民, 那对外呢有什么贡献?

梁: 就很像现在咯, 公众人士有什么需要通过我们帮助咯。需要跟我们接触先。

刘: 是怎样的公众? 社团还是个人的?

梁: 社团还是个人都是要通过我们的。有什么要求也是通过我们。

刘: 参议会组织结构是怎样? 每个人的任务是什么?

梁: 参议会的结构就是每两年选举一次, 选举分三个职位, 选一位主席、一位秘书还有七位这个普通议员。主席和秘书的负责差不多一样, 秘书处理来往书信, 主席来主持会议还有其它事情大医生先找他, 再通知我们。普通议员负责去派钱, 我们有十几间商店, 每个议院负责几间, 有什么问题就找他。

刘: 每个会员负责几间? 那每个会员负责的东西是一样的还是有分别吗?

梁: 是负责几间。大同小异咯, 只是分开来做罢了。

刘：除了收租金，还有什么需要议员做的？

梁：每个月我们会收到福利金，从救济会拿过来的。每个月每个议员负责十几个病人每个月的福利金。每个月给他们 20 块，由议员分开派。每个人分散很大，住每个角落。所以一个人负责十多人到每个区去派。

刘：一开始成立参议会就有了的吗？

梁：早期就有，只是数目在增加。以前 3 块钱，以前物价低，三块钱够他们生活。那么现在物价起的很厉害，所以近几年增加到 20 块一个人。

刘：除了每个月 20 块，就济会还会不会额外再给？

梁：大日子像中秋节、过冬、过年过节，我们给多 20 块，从我们这里出咯。

刘：参议会自己出吗？

梁：是。每个花圃每个月有收钱，有些 100 有些 80 。

刘：那以前的店屋也有收钱？

梁：有，以前当然有。

刘：救济会每个月有给参议会钱吗？

梁：有，跟救济金一给。他们给我们 2198 块每个月。2198 除了给病人残缺的、没有做工的，其余的做行政的基金咯。

刘：救济会的钱哪里来的？

梁：麻风救济会啊他们成立的时候有召集公众人士参与捐款，然后拿到政府申请的一块很大的土地，600ekar 的土地种植那些棕油、树胶。种了收住那些费用，然后也有从政府福利部那边拿到 40 万每年以前。后来这基金没有了，把 600ekar 的地卖掉有几千万，两千万。然后就买些屋地来出租咯，拿到钱。有些是放到银行里面拿定期利息。有些是公众报销等等。

刘：那你们拿到这些钱怎么保管这笔钱？

梁：那些人报销不是多啦，简直就入不敷出啦。两千多是不够用的。我们都有个户口的，章程啊我们带在身。有开个户口，所以我们有个定期存款在那边，所有的放在银行。要两个人签名才拿得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行政的，要两个签名才能支出钱。

刘：参议会怎么组织那个结构？

梁：刚才讲的，一个主席一个秘书七个普通议员。现在加起来九个，有两个是院方委任的，这两个代表少数民族马来人跟印度人。因为他们的人口很少。

刘：那分配钱、收店屋的钱那些，他们也要负责吗？

梁：是。

刘：那参议会的章程，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还有其它吗？

梁：将来如果不要继续运作，那个钱我们会交给麻风救济会的。这是章程之一。

刘：参议会的组织架构从以前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梁：以前的人比较活动，以前议员比较年轻，会出来跑跑看看有什么事情帮忙。现在老了都很少出。只有我在这里，其它那些负责去派钱没有什么活动。以前人比较活动咯，组织旅行团啊。

刘：很多活动有什么活动？

梁：组织去旅行啊、球赛、组织一些茶会，我们以前都有组织。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活动方面不大活泼。

刘：曾经举办过的活动是固定的举办还是不固定的举办？

梁：比如说放那些电影给他们看是固定的咯，每个星期都有做三套戏给他们。拜一做华文戏、拜四做英文戏，其它做马来戏。这个一个礼拜三次做戏是固定的活动。

刘：那有什么不固定的？

梁：不固定就组织运动会，打球球类的。以前有组织篮球队、足球队不一定。

刘：那么这些活动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重大的、有意义的？

梁：全部的娱乐性多。重大好像有每逢过年时，外面的人好像慈济、跑马场的人他有派五六辆的巴士。以前啦，现在是没有了。

刘：那参议会对这个组织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有六届这样，你觉得里面最杰出的人是谁，有做出很多贡献的？你觉得哪一届对病人最有贡献的？

梁：每个是差不多一样的，每个方面都是大同小异。那个 Francis diclosh 他做得比较长久，他是进这个天主教。所以他比较活动，在天主教教友那边举办活动。福音堂有办那些孤儿的，都是教会办的。Bukit Nanas 那边的也是教会办的。所以由他负责咯。还有一间 Batu Tiga 这里的 Monford，是给那些十多二十岁那边的孩子去学艺，做印刷品、修理汽车那些等等。

刘：是给这里的人去学？

梁：那是给所有人一些贫穷的孩子去学。教堂的人跟那边的人有联络咯，所以那时候他比较贡献多。有孩子想学什么手艺啊，通过他介绍去到那边咯。很多学那边烧焊、修理汽车的等等。

刘：你觉得参议会这个社团未来对居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梁：照我们预料，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病人，拿去年的选举来说都没有什么足够的人选来参加这个选举。所以将来还有什么贡献，我是看到很黯淡。迟早就是完了的，人口越来越少，老化了。参加的人选，你看有 9 个人，差了三个人都不够选。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代替罢了。议会的操作也越来越没有人去操作、去关注，去执行这个议会了。

刘：那你觉得什么应该注意的？

梁：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选去做这个事情，不够人手。

刘：那就来看看照片里面吧。